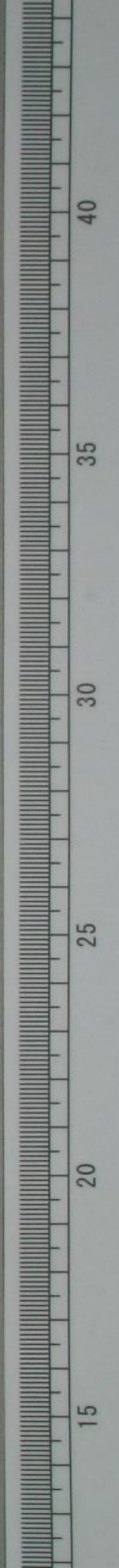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89  
12

12





文庫 11  
D 289  
12

元書卷六十

邵陽曾廉譔

張雄飛相威二崔劉楊何程馬列傳第三十五  
張雄飛字鵬舉沂州臨沂人也父琮仕金守盱眙金人疑罷之徙  
許尋復命守河陰仍留其家於許雄飛幼失母琮妾李氏養之國  
兵屠許惟工匠得免有田姓者琮故吏也自稱能為弓因詐以雄  
飛及李氏為家人由是獲全徙之朔方既而從李氏逃歸寓潞州  
金亡雄飛不知父所在往來澤潞閒求之十餘年入關陝歷懷孟  
潼華終弗得遂入燕久之盡通國人及諸部語至元二年廉希憲  
薦之於世祖召見陳當世之務世祖大悅授同知平陽路轉運司  
事後世祖問處士羅英誰可大任者對曰張雄飛公輔器也即驛  
召雄飛至問以方今所急對曰太子天下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

元書

卷六十 張雄飛等傳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3982



閭閻小人有升斗之儲尙知付託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  
貳非至計也向使先帝能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帝方臥矍然大  
稱善他日與江孝卿同召見帝曰今官多非才政事多廢譬之大  
廈非良工不能起也卿輩能任此乎孝卿謝不敢當帝顧雄飛雄  
飛對曰古有御史臺爲天子耳目凡政治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  
百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卽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於是  
乃立御史臺以丞相塔察兒爲御史大夫雄飛爲侍御史會議立  
尙書省雄飛以力爭忤旨左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宗室公主有  
奴逃贅渭南民間主因盡捕繫其家人而沒其貲雄飛厲色與主  
辯乃出其民以贖還之惟挾奴以去入爲兵部尙書阿合馬在制  
國用司時與亦麻都丁有隙文致其罪雄飛曰犯在制國用司時  
平章獨不與耶秦長卿劉仲澤亦以忤阿合馬皆下吏欲殺之雄

飛亦持不可阿合馬乃使人以參政昭雄飛雄飛曰殺人以求大  
官吾不爲也阿合馬怒奏出爲澧州安撫使而三人竟死獄中時  
澧州初下商有犯匿稅及毆人者雄飛持之急僚佐欲請寬之曰  
此細事也雄飛曰宋以法弛而亡吾非欲急細事欲改宋弊政也  
遷荆湖北道宣慰使先是荆湖行省阿里海牙沒降民三千八百  
戶爲奴自置吏治之歲責其租賦雄飛言於阿里海牙請歸之有  
司不從南臺大夫相威奏其事雄飛入朝復爲力言乃悉還籍爲  
民頃之拜御史中丞行南臺事阿合馬以子忽辛方爲江淮右丞  
恐不容因奏留雄飛不遣阿合馬旋死拜雄飛參知政事敕中書  
雜問忽辛罪忽辛見諸宰執皆不服曰汝等皆使我家錢物何問  
我也雄飛曰我曾受乎曰惟公獨否雄飛曰如是則我可問汝矣  
忽辛遂伏辜二十一年冊上尊號議大赦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



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歎曰大獵而後知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也俄而以盧世榮進用雄飛與丞相和禮霍孫諸宰執俱以守正罷初帝嘗召雄飛於便殿曰若卿可謂真廉矣知卿甚貧今特賜卿銀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雄飛拜謝將出又詔加賜黃金五十兩及金酒器雄飛受賜封識藏於家及罷政阿合馬之黨詣省乞追奪賜物明孝太子遣諭丞相安童勿行塔卽古阿散竟矯詔奪之後同僚勸雄飛自辯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虞今日耳又可自辯乎子師野宿衛東宮阿里海牙欲請以爲荆南總管雄飛以爲己方執政遂固不許其介慎如此二十三年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官

相威木華黎之曾孫也父速渾察嗣國王具在木華黎傳至元十

一年命總父元統宏吉刺五投下兵伐宋略廬和平其山寨明年阿朮敗宋將姜才於揚州相威與焉尋授征西都元帥佩虎符領鞏昌總帥府之師鎮西土以備海都十四年立行御史臺拜相威南臺御史大夫相威上言陛下以臣爲耳目臣以監察御史爲耳目倘非其人是臣之耳目先蔽也帝因諭御史臺清其選然每除日至必集僚佐共議可否非協公論則必劾也俄陳急務大略言宜併行省削冗官鈐鎮戍拘官船業流民錄故官贓餽遺淮浙鹽運司直隸行省行大司農營田司併入宣慰司理訟勿分南北公田召佃減租革宋公吏作弊皆便於民帝嘉納焉其時浙東盜起浙西宣慰使昔里伯往討捕之輒縱兵四掠俘及平民師還相威遣御史商琥遮錢塘渡閱治之釋者數千人昔里伯遁入都相威奏執還揚州正其罪十六年入覲會崔斌言平章政事阿合馬不



法詔相威及知樞密事字羅鞫之阿合馬稱疾不出孛羅欲回奏相威厲聲曰奉旨按問敢回奏耶令輿疾赴對既引伏詔釋免之仍諭之曰知卿不惜顏面也可復還南臺相威既還卽上言皇太子旣令中書宜領撫軍監國之任選正人端士立詹事賓客諭德贊善衛翼左右所以固國本也帝深然之尋又奏湖廣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占降民三千八百爲奴阿里海牙自陳功比伯顏當賜養老戶御史滕魯瞻劾之阿里海牙自辯詔遣使逮魯瞻問之相威曰滕御史何罪卽馳奏阿里海牙之罔使者遂歸二十年帝復發兵征日本相威上書曰倭不奉職貢可伐而不可怒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行期迫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今爲之計預修戰艦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遲以歲月任其疲怠出其不意乘風疾往一舉而下之萬全之策也是時有諫皆

不聽尋以疾請入覲進譯語資治通鑑帝卽以賜東宮經筵講讀拜江淮左丞相明年之官薨於蠡州相威性宏毅不飲酒寡言笑而喜延士大夫講讀經史論古今治亂故有直臣風焉子刺不丁亦官南臺御史大夫孫脫歡官集賢大學士

崔斌字仲文朔州馬邑人也性警敏負才略世祖在潛邸識之遣戍淮南中統元年參議西京宣慰司事久之以薦入見敷陳時政得失無所諱帝幸上都馬上問斌爲治大體何先對曰在任相帝曰誰可者對曰安童其人也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涉私耶乞采輿言帝俞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童可爲相否眾譁呼萬歲帝悅遂相安童除斌左右司郎中每論事帝前羣疑多所決帝益親之其所獻替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聞人遂以此忌斌會阿合馬以言利進立制國用使司斌不善其所爲曰



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因時於帝前斥爲姦惡阿合馬陰擠之出守東平大兵南征道壽張卒有撤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者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於是下其卒於獄自是莫敢犯除同僉樞密院事尋僉河南行省事有旨僉兵二萬益襄樊斌卽馳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繁實不堪命命減其半改河南宣慰使授金虎符阿里海牙分行省於荆湖以斌參知政事潭州之圍阿里海牙中流矢不能軍斌以軍夜集柵下黎明畢登不利斌曰吾得之矣彼軍小捷而弛今焚其角樓斷其援道塹城爲三周則城可下也諸將從之潭人果蹙乃悉攻城斌挾盾先登阿里海牙持酒勞曰取此城公之力也斌曰今城已克矣不若斂兵不進許其來降則自重湖以南連城數十可傳檄而定也若縱兵以入彼無噍類雖得空城何益阿里海牙怒其

抗拒過久竟屠其城捷聞進斌左丞南諭廣西還治湖南十五年被召時阿合馬擅權日甚廷臣皆默不敢言斌從帝至上都帝問江南治否斌對曰治安之道得人而已本以江南委任非其人乃命阿里前往察汰今蔽不以聞是罔上也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溺私愛以不肖子抹速忽充達魯花赤豈量才委任之道且阿合馬先自陳乞免任其子弟今身居政府而其子若姪或爲行省參政或禮部尙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津要無以示天下公又阿老瓦丁臺臣劾其侵蝕官錢事猶未竟今猶使參知江淮政事恐難厭人望也帝怒卽命御史大夫相威知樞密院孛羅按問汰其冗員黜其親黨檢覈其不法罷所立轉運司海內無不稱快未幾尙書留夢炎謝元昌言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乃遷斌江淮左丞旣至凡前日蠹國漁民不法之



政悉釐正之而阿合馬本深嫌之又慮其害己也奏理算江淮錢穀遂并誣構行省平章政事阿里別右丞燕鐵木兒及斌盜官糧四十萬石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復遮留斌使不獲上見竟坐死皇太子聞斌之將刑也方食投箸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冤痛之至大初贈推忠守節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鄭國公諡曰忠毅子良知威恩孫敬皆至大官

崔彧字文卿斌弟也或曰宏州人也世祖甚器其剛直敢言至元十六年詔往江南訪求藝術士還言使臣忽都台根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數歲除集賢侍講學士時阿合馬已死彧上疏斥阿合馬之黨窮極奸惡遷刑部尚書命鉤考樞密文字拜御史中丞彧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然近惟御史得言臣謂凡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事有補又

選用臺察皆由中書臣恐不無偏徇不若自選其屬并宜於舊用漢人十六員外增設蒙古人員相參巡歷帝從其請復拜刑部尚書彧上言時政所當行其略曰當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言其非樞密院莫敢違其意而翰林亦頌功德此亦欺罔之大者也今其事敗凡丞相安童所進善良爲阿合馬所擯黜者未蒙擢用而姦黨若郝楨耿仁等雖正典刑然漏網猶多恐無以解於同罪異罰也竊謂臺院官皆宜別加擇用翰林亦宜訪南北耆碩以重清選善良在遠亦宜還也夫國家所恃人才而已誠宜開廣言路多選正人分番上直不宜黨附致壅塞之患也近起居注不過奏事檢目此必國人之有聲望及漢人之厚重者日直上前言動必書方可爲後世法而游貴子弟用卽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誠能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庶人才輩出也至若憲官無法可守則姦



人無所顧忌官僚無所養廉則難以責其貪此律令及祿俸所宜定也議者則欲裁去冗官夫徒省一官併一職非經久之計也故非參眾議而立成規不可竊謂大都帝居不宜立留守司當易置總管府中書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損右一以益左行省止宜設左右丞庶成內重不致勢均不必置丞相平章惑於奸臣鎮壓之論也且銓選策奏賢否難知自三品以上必引見而後授官斯亦慎重之道也臣又聞江南流移已十五萬戶棄家就旅夫豈人情徒以政煩賦重不得已也願乞特降詔招徠復業免其積逋還其田產凡吏斯土者必以戶口增耗爲黜陟生民幸甚而簿錄贓物又豈非國家之財哉是宜以實帑藏供歲計不可視爲橫得恣濫用也又若阿里海牙子姪姻黨分列權要久據湖廣威權太盛竊謂所宜裁抑轉徙者也疏入朝議多所施行或又言江南盜賊相挺

而起皆由拘刷水手興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量民力無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俟民氣稍蘇我力粗備然後東征未晚也世祖得疏不懌曰爾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昨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初非擾民近者浮言胥動恐失農時乞降旨省諭又言建言者多宜分別可否不可則明諭言者爲便又言歲選室女於諸路宜罷皆從之二十一年或以論盧世榮不可相罷世榮敗起爲集賢大學士同僉樞密院事出爲甘肅右丞二十八年召拜中書右丞是時桑哥事又敗或與平章政事麥朮丁奏曰近者桑哥當國四年諸官鮮不賄進親舊尤多授要官惟以欺蔽九重脔削百姓爲事其所設衙門冗濫徒費祿食又大都高資戶多爲桑哥所容



元書 卷一百一十一 十  
庇反令貧民充百徭役而軍站諸戶又每歲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故民多流移臣竊謂姦黨尤官宜加考覈逐汰而賦役宜均其非奉詔敢私斂民及役軍匠者請論如法尋復改御史中丞或言建甯路總管馬合謀藉盜殃民多擄掠死者又俘掠人財迫通處女罪宜不在赦例而前行臺監察御史周祚以劾忙古台等反爲所誣沒其妻子家財臣與省臣閱其狀詞爲罪甚微其妻子宜復從之先是使臣皆口傳聖旨真僞莫辨自後使臣必降璽書省臺院官必給印信文書又受賕者皆改從舊令惟於本臺行臺諸道廉訪司首告諸司毋得輒受皆或所請也頃之中書奏請或復爲右丞帝曰崔或不愛於言朕特任之在言職也三十年寶泉局張簡告或受賕不法諸事驗問皆無實下簡獄庾死成宗卽位或以久任憲司乞遷弗許人益疾之御史幹羅失刺遂言或兄在先朝嘗

有罪還所籍產非宜又買寺磴違制成宗怒其妄言笞而遣之御史又奏或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或因辭疾愈力成宗曰卿勉爲朕少留大德二年加平章政事薨至大元年贈推誠履正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鄭國公諡忠肅

劉宣字伯宣太原人也少以力學孝友聞爲河東宣撫張德輝所器薦爲中書省椽因從許衡講學考滿除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副使至元十二年入爲戶部郎中改行省郎中從丞相伯顏伐宋有贊畫功江南平遣詣闕奏捷應對稱旨賜器服寵嘉之命沙汰江淮冗官存革悉合公論除知松江府累遷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二十二年擢吏部尙書是夏安南師已敗冬復議東征宣上疏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自峻都建伐占城阿里海牙言平交趾大功未集而峻都見害自遺



羞辱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險遠尤非二國比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彼以主待客而我無援萬一不利雖欲救之豈能飛渡昔隋人三伐高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徒增追悔此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尙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國家自平宋以來要功生事之臣倡言東征輕用其謀於江淮兩廣勦造海船砍伐寺觀墳園樹木殆盡逾山越嶺挽運就工所費十倍本價又造作軍器衣甲百物皆取於民致多破產大兵僅達海岸未交一矢風浪損壞委十萬餘眾於荒山能不哀痛今瘡痍未蘇民間哭聲未已而江淮輕剽陸梁之徒潛伏山谷臣恐國家之憂不在四海而在蕭牆之內也適帝欲大征安南二十三年乃命罷征日本未幾復封陳益稷爲安南王遣阿里海牙以兵納之宣復諫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

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不闕邊帥生事彼因竄避海島使大舉無功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興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鄉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於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眾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路無車馬牛畜馱載計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可供一二月糧耳搬運船料軍需通用五六十萬眾廣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况湖廣密邇溪洞寇盜常多萬一奸人伺隙生變雖有留後士馬疲弱衰老豈能禦之竊謂宜令軍官深知治體者論量萬全方略無蹈前轍是時湖廣行省湖南宣慰司奏言內地空虛賦役繁重亦略如宣所言帝遂爲之緩兵然未嘗置安南也中書省方議更鈔用錢宣復獻議陳其利弊語在食



貨志屬桑哥欲立尙書省以專國柄錢議遂罷二十五年由集賢  
學士除南臺御史中丞時江淮丞相忙兀台悍戾不法常慮臺臣  
糾正其罪宣剛直尤所畏忌及宣過揚州又不與相見直絕江赴  
臺益增猜恨遂陰遣其黨詣建康偵臺中違失臺官皆悚懼陰往  
懇求自解宣屹然不爲動也忙兀台遂羅織其子繫揚州獄又令  
建康酒務淘金等官及錄事司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糧  
以聞於朝必欲置宣死地是時桑哥柄國急言利故忙兀台以錢  
糧事陷之忙兀台又桑哥之黨也朝廷遂遣使置獄於行省鞫問  
其事宣及御史六人皆就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之  
隔異不使往來九月朔宣自到於舟中遺書付從子自誠云觸怒  
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  
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耳嗚呼

天乎實鑒此心且別有公文言忙兀台罪狀塗注句抹辭句難辯  
治書侍御史霍肅爲敘次其文惜其不早發也宣既引決行省白  
於朝以爲宣知罪重自殺然宣忠義節操爲世所重聞者莫不嗟  
悼延祐四年從子自持上宣行實御史臺以聞制贈資善大夫御  
史中丞上護軍彭城郡公諡曰忠憲其時有秦長卿者洛陽人初  
世祖在藩邸聞其名及卽位以布衣徵至京師長卿尙風節好論  
事與劉宣以氣岸相高阿合馬專政長卿上書曰臣愚戇能識阿  
合馬其爲政擅生殺人人畏憚之固莫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觀  
其禁絕異議杜塞忠言似秦趙高私蓄踰公家覬覦非望似漢董  
卓春秋人臣無將請及其未發誅之爲便事下中書然事竟寢阿  
合馬由是大憾長卿誣以罪下獄使獄吏濡紙塞口鼻殺之阿合  
馬後戮尸而長卿冤終不白其從子山甫爲建康府判官聞長卿



元書 卷六十一  
十  
免狀卽日棄官去不復干仕後外選知昭州亦以清彊稱卒官  
楊居寬東昌莘人也始自部曹史擢主事書省掾進郎中出僉  
廉訪司事累遷吏部侍郎方平宋立浙東西宣慰司於臨安詔以  
居寬同知宣慰司事兼知臨安府事頃之召爲吏部尚書參議中  
書省事改御史中丞出參知江西政事召入參知政事是時郭佑  
同爲參知政事詔佑與右丞麥朮丁領錢穀居寬典銓選居寬爲  
時才臣名播人口方桑哥在總制院結知世祖氣燄鑠人倖進者  
日滿其門苟藉其一言則事從中下中書不敢忤也惟不能動佑  
居寬凡桑哥所屬二人往往裁之其不得已如請則簿所躡級干  
政者俟有閒他日則引以爲稽其不利也旣而桑哥以專利平  
章尙書省事因以中書虧欠誣佑居寬并殺之事已具權倖桑哥  
傳桑哥嫌居寬深籍家時惟其子集賢學士勛以不孥論自餘妻

及子景奴婢及資業皆入縣官而妻馬氏錢塘民家女也居寬以  
爲繼室旣被籍以馬賜衛士因託狂病叫呼遺矢溺不可近竟免  
侵迫楊氏陰贖之歸遂削髮廬墓以死自誓桑哥伏誅居寬弟居  
簡乃上書訟兄冤詔乃竝佑雪之而敕有司盡償所籍入勛及景  
尋卒居簡亦相繼沒馬以無子乞歸錢塘日紡績給食凡十餘年  
大德七年乳生瘍人謂當迎醫不爾且危馬曰吾寡婦也此疾豈  
可令男子見遂死時人以爲非天道也郭佑事全軼故不傳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也父瑛金末守鉅鹿金亡徙家廣平  
榮祖狀貌魁偉額有赤文如雙樹背負隆起相者奇之何氏世業  
吏榮祖亦以吏起累遷中書省掾擢御史臺都事始折節讀書日  
記數千言阿合馬方用事置總庫於其家以收四方之利號曰和  
市監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論甚力阿合馬知榮祖主其謀奏爲



左右司都事以隸己則已除治書侍御史遷侍御史出爲山東按察使帖木刺思者墨吏也爲僉事李唐卿所劾計無所出會濟南有告變者唐卿察其妄取訟牒焚之帖木刺思乃告唐卿縱反者逮繫數十人獄久不決詔榮祖與左丞郝植參知政事耿仁共鞫之榮祖得其情欲抵告者罪植仁本欲右帖木刺思而以榮祖在卽坐以失口亂言之罪會榮祖遷河南按察使遂如植仁議杖其人而株連者俱得釋唐卿事得白平涼府言有南人二十餘輩叛歸江南安西行省欲上聞適榮祖來參知政事止之曰何必上聞此皆人奴也今聞江南平遁往求其家移文召捕之可也已而俱獲果人奴也人皆服其明決已而徙參知雲南政事以母老辭拜御史中丞復出爲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時宣慰使樂實用姚演開膠州海道有制禁戢諸人沮撓糧船遇暴風多漂覆樂實用弗信督

諸漕卒償之擄掠慘毒自殺者相繼按察官懼違制莫敢言榮祖卽草奏上詔免其徵召入參知尙書政事時桑哥爲丞相惟亟於理算錢穀人受其害榮祖數懇請罷乃命緩之而畿內民苦尤甚榮祖又以爲言同僚曰可少止矣榮祖執愈堅竟不署尙書牘尋帝亦頗聞其弊乃召榮祖問所宜榮祖請於歲終立局考校立爲常式榮祖欲矯時弊乃條中外百官規程欲上之桑哥抑之弗能通榮祖旣數與異議乃告病遂改集賢大學士復拜尙書右丞桑哥敗改中書右丞榮祖奏行所定至元新格請改提刑按察司名肅政廉訪立監治法又上言國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可不安今理財者不顧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圖國計之大且當用之人恆多而得用之人恆少要之省部實爲根本必擇材而用之按察司雖監臨一道其職在於除蠹安民苟有弗至則臺省又當遣



官體察之庶有實益帝深然之屢以老疾乞免與機務詔免署事與議省事成宗卽位拜昭文館大學士仍與中書省事大德二年復拜平章政事以水旱請罷不許先是榮祖奉旨定律令至是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會喪子遂歸薨年七十九贈光祿大夫司徒柱國趙國公諡文憲榮祖身至大官而儉地以居飲器用青瓷杯中宮聞之賜上尊及金銀鈔幣俾置器買宅以旌其廉著述在藝文志子惠先榮祖卒仕至秘書少監

程思廉字介甫東勝州人也父恆爲解州鹽使思廉用太保劉秉忠薦給事明孝太子東宮爲樞密院監印平章政事合丹行省河南署爲都事丞相史天澤尤器之方規取襄樊遂使任轉餉築城置倉以受粟轉輸者與民爭鬪不時至思廉令行者異路粟至倉不能容多露積一夕大雨思廉安臥不起省中召詰之思廉曰此

去敵近中夜騷動眾必驚疑或致他變若或漂濕不過軍中一日糧耳眾服其識數歲擢監察御史以劾阿合馬繫獄其黨巧爲機弄思廉居之泰然亦卒不能害也獄竟累遷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兩河饑而徵租益急思廉道彰德欲止之有司謂法當上請思廉曰若然則民必盡矣卽移罷徵後果得請其後河北復大饑流民渡河求食朝廷遣使者集官屬遮河止之思廉曰天下一家河北河南皆吾民也亟令縱之且曰雖得死罪不恨章上不之罪也衛輝大水思廉臨視水及城不沒者數板卽修隄防露宿督役水不爲患衛人德之雲南御史臺立思廉爲御史中丞始至蠻夷酋長來賀詞遜而其意甚倨思廉宣布威德遂皆懾服雲南舊有學校思廉力振起之成宗卽位除河東山西廉訪使太原歲餉諸王馬萬四千匹思廉請止餉千匹諸郡歲苦輸租北方思廉請輸河



東近倉舊法決事咸有議劄權歸曹吏思廉自判牘尾某當某罪  
吏皆束手又嘗上書請早建儲貳訪求賢俊辦車服議封諡養軍  
力定律令識者謂皆切時用思廉與人交有始終或有疾病死喪  
問遺周卹未嘗憚勞仍爲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於家族尤  
盡恩意好薦達人物或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則人不敢復  
爲善矣卒諡敬肅

馬紹字子卿濟州金鄉人也丞相安童奏世祖宜得儒士講論經  
史平章政事張啟元薦紹歷左右司都事出知單州至元十年僉  
山東東西道按察司事數歲徙河北河南道屬江淮甫定選人撫  
治遷同知和州路總管府召爲刑部尙書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四  
年尙書省立拜參知政事時更印至元鈔信州三務提舉杜璠言  
至元鈔公私非便平章政事桑哥方專利權聞之怒曰杜璠何人

敢沮吾鈔法耶欲當以重罪紹從容言曰國家導人使言言可采  
用之不可采亦不之罪今重罪之豈不與詔書違乎璠遂得免進  
拜左丞親王戍邊軍士有過支廩米者有司以聞帝欲罪之紹曰  
方邊庭用兵罪之失將士心所支踰數當來年之廩可也從之是  
時以海都諸王連年構兵漠北之民來歸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  
閒桑哥議徙之內地就食紹持不可桑哥怒曰馬左丞愛惜漢人  
欲餒死此輩耶紹曰南土地燠北人居之必生疾疫若憂餒死曷  
若計口給羊馬之資俾還本土則未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同丞  
相何以怒爲桑哥不能折以聞於上帝曰馬秀才言是也桑哥集  
諸路總管三十人導之入見欲以趣辦財賦之多寡爲殿最帝曰  
財賦之集非民力困竭必不能然朕之府庫豈少此哉紹退至省  
追錄帝言付史臣書之時又議增鹽課及賦紹曰苟不節浮費雖



重斂數倍亦不足也都城種苜蓿地分給居民權勢因盡取之以一區與紹紹獨不受桑哥欲奏請賜紹紹辭曰紹以非才居政府恆憂不能塞責敢徼非分之福以速罪戾桑哥敗索其籍諸官皆有賂獨紹無名帝曰馬左丞忠潔可尙也尙書省罷改中書左丞居再歲移疾歸濟元貞元起爲中書右丞行江浙省事大德三年徙河南省明年卒其時有唐仁祖字壽卿畏吾兒人祖曰唐古直遂以唐爲氏仁祖通諸國語洞音律至元六年中書省選充蒙古椽久之累官右司郎中拜參議尙書省事時桑哥當國仁祖與異議屢忤桑哥桑哥欲以曹務煩劇特重困之遷工部尙書尋出使雲中桑哥考工部織課稍緩怒曰敢誤國家歲用耶急遣驛騎追還卽命拘往督工且促其期曰違期必致汝於法仁祖召諸署長謂之曰丞相怒在我不在爾等也請勿懼但力加勉耳眾感激

倍功期未及而辦桑哥敗除翰林學士承旨大德五年卒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洎國公諡曰文貞子恕亦仕至顯官

論曰小人之凶蝕可畏也哉然劉宣長卿居寬志不苟全所謂求仁得仁者耶宣不肯辱身以辱國其皦皦矣獨怪宣操刀不割不若崔斌長卿之聲罪致討也相威勁氣凜然雄飛祖榮思廉馬紹不爲少回皆國之剛也或惟一論世榮而伐二姦皆其身後其劾人者又尙以自蹈之耶夫以或之賢而不免此人主其可以養成小人之威哉



曾益

胡贊襄 刊

趙貴璜

門人曾協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六十

元書卷六十一

邵陽曾廉撰

張李二董列傳第二十六

張德輝字耀卿冀甯交城人也少力學數舉於鄉以貧試掾御史臺趙秉文楊慥咸器之金亡史天澤開府真定辟為經歷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覩大抵在朝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又不使與聞軍國大事竊謂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因問祖宗法度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輝指銀鑿喻曰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宜求謹厚者司之乃永寶用否則不惟缺壞亦



元書 卷六十一  
恐有竊而去之者矣世祖益然其言又訪中國人才德輝舉魏璠元好問李冶等二十餘人又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德輝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也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麤惡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則民安有不凍餒者哉定宗三年春釋奠致胙於世祖世祖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如對曰孔子爲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時君欲崇儒重道未有不由於此者也世祖曰今而後此禮勿廢世祖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爲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至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害尤甚矣世祖默然曰然則奈何對曰莫若用宗族勳舊之賢使治兵牧民則惠天下之道也是歲得告將還更薦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造之高

鳴李榮李濤數人又陳先務七事敦孝友擇人才察下情貴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財用世祖以字呼之與之坐贈遺甚厚憲宗二年德輝北覲請世祖爲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啟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仍命德輝提調真定學校世祖卽位起爲河南北路宣撫使擊豪彊黜賊吏均賦役耆耄皆曰六十年不復見此太平官府矣西川帥紐璘重取兵千餘人守吏畏其威莫能申理隸鳳翔屯田者屯罷兵不歸籍會僉防戍兵河中浮梁故有守卒不以充數悉條奏之兵後孱民多依庇豪右及有以身傭藉衣食歲久掩爲家奴悉還爲民中統二年疏上急務曰嚴保舉以取人才給祿俸以養廉能易世官而遷都邑正刑罰而勿屢赦遷東平路宣慰使奏免遠輸豆粟二十萬斛和糴粟十萬斛寶合丁議官賦繭絲令民稅而後輸德輝曰是誣上以毒



下也且後期之責孰任之遂罷其事嫠婦馬氏將鬻其女以納逋賦德輝分已俸爲償之仍蠲其額至元三年參議中書省事五年有言沿邊將校冒代軍士虛糜廩幣者敕按之奏曰在昔將校備嘗險阻與士卒同甘苦今年少子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之事乎此省院失約束耳痛繩之則人不自安宜易其部署選武毅才略者任之又時委司憲者體究庶革其弊時帝初立御史臺欲以爲侍御史辭命議條例德輝曰此事行之不易必欲行之乞令宗正府先正皇族外戚竝得糾彈女謁毋令奏事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可也帝亦難之德輝請老命舉任風憲者疏烏古倫貞張邦彥徒單公履張家張肅李榮張昉曹椿年西方賓周止高逸民王博文劉郁孫汝楫王惲胡祗遜周祗李謙魏初鄭辰以聞德輝天資剛直博學有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爲端人卒年八十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也幼嗜讀書以孤貧輟業年十六監酒豐州祿食稍足養母遂市筆札錄書夜誦不休世祖在藩用劉秉忠薦與竇默皆就辟使侍明孝太子講讀憲宗以京兆分封世祖擇廷臣能理財賦者俾調軍食立從宜府以德輝爲使時汪德臣屯兵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規進取每苦乏食德輝乃募民入粟絲竹散錢幣給鹽券爲直路挽輿元水漕嘉陵由是軍儲充羨世祖卽位爲燕京宣撫使捕誅劇賊令行禁止然事多不白中書用是忤王文統去位文統誅復起爲山西宣慰使至元元年授太原路總管時潛藩故傅相無出爲二千石者帝以太原難治故也德輝崇學校表孝節勸耕桑立社倉一權度政化遂行五年徵爲右三部尙書七年命錄囚山西河東民魏甲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爲厭勝謀不利於己移數獄詞皆具德輝知其妾所爲也鞫



元書 卷六十一 三  
之立服遂杖其夫而論妾以死會安西王忙哥刺鎮關中請以德輝爲輔遂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涇營牧故地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假牛種田具與貧民二千家屯田其中歲得粟麥芻藁萬計十三年詔以王相撫蜀時朝廷分置東西行樞密院合萬人圍重慶德輝以爲宋四川制置副使張玘在合州合州降則重慶不難下也乃遺玘書曰天子威德遠播宋室旣亡三宮皆北苟能早自歸誠必取將相與呂夏比且汝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之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彼之子孫尙舉天下歸朝汝猶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於所事不亦惑哉玘不答而兩府各遣使詣德輝咨受兵食方略德輝戒之曰宋已亡矣區區重慶不降何待政以公輩利剽掠民懼不得有其子女耳嚮者中使奉璽書來赦公輩不正言明告反詐爲追叛水陸之師雷鼓繼進是堅其不下也况復

軍政不一朝夕敗矣俄而張玘以計誘瀘州叛重慶圍亦潰張玘遂入重慶守益堅十四年詔兼西川行院副使瀘州復明年再圍重慶破之執玘紹慶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寨皆下西院功多東院恥不逮又惡相屬乃言願獨軍圍合州會合州遣李興張郃訶事成都德輝獲之釋不殺乃復爲書縱興等資歸以諭守將王立立即使興等懷蠟書聞道至成都言李公能自來卽降德輝遽以兵數百人赴合東院害其來皆曰公昔招玘誠亦極矣而不見報立狙詐不信特以計致公延命晷刻耳德輝曰昔合與重慶同惡今孤絕來歸豈有他哉吾非攘公等垂成之功誠懼公等憤其後服利其孥賄而快心於屠城也吾爲國活此民耳卽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承制授立權安撫事知合州四川平復以王相還邸旣而東院合丹吉里闊思復誣立抗慢先朝並言德輝越境



邀功遂下立長安獄將殺之西安王爲奏立降附始末未至會賀  
仁傑入奏於帝帝遂責樞密院臣而召立賜金虎符復安撫合州  
十七年西南夷羅氏鬼國旣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  
人討之兵且壓境德輝適被命聽鎮遠黃平訟田方在播乃遣安  
珪馳驛止三道兵復遣張孝憲諭鬼國趣降其酋阿察熟德輝名  
曰是活合州李公耶卽身至播泣告曰吾屬微公來死且不降今  
願以命託公矣事聞乃改鬼國爲順元路或譖德輝受鬼國馬千  
數帝曰是人朕所夙知雖一羊不妄取也卽遷左丞行安西省未  
受命至黃平館卒蠻夷皆哭王立自合州衰經率吏民哀號臨喪  
爲發百人護至興元帝命厚賻之贈光祿大夫右丞諡忠宣播州  
請立廟於州自後享祀不絕子頰官安西總管兼府尹呂塋者字  
伯充初名端善家關中嘗學於許衡衡嘗請徵弟子十二人入國

子監塋與焉德輝以爲西院都事與德輝定計縱李興招降立者  
也立事幾敗適塋至都以兵事告許衡衡以告近臣賀仁傑故得  
遽聞於帝塋亦以功累遷華州知州以績聞終翰林侍讀學士贈  
陝西參知政事東平郡公諡文穆

董文用董俊子也俊有傳俊卒文用甫十歲兄文炳教之學弱冠  
試辭賦中選世祖在藩命主文書講說帳中甚見器重與弟文忠  
皆從征大理贊軍務復命授那木罕忽哥赤太子經復從伐宋世  
祖臨江登香爐山文炳先突陳文用文忠固請偕行大破宋師世  
祖卽位命持詔宣慰邊郡張文謙以左丞宣撫大名奏爲左右司  
郎中阿朮奉詔伐宋召爲其屬文用謝病不行逾歲文謙行省西  
夏文用復爲郎中佐文謙興農田水利招集勞來事已具文謙傳  
而是時只必帖木兒王鎮西涼其下縱橫需索文用輒折以法王



元書 卷六十一 五  
怒使左右雜問文用請與王傅辯王卽遣傳出文用因歷指其下  
不法數十事傅驚起去白王王召謝文用由是王府人皆循法度  
省事益治居數歲授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政成以最聞丞相  
安童奏以文用代紇石烈亨爲工部侍郎亨阿合馬私人也其徒  
旣讒安童出中書卽遣鷹監奏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帝  
怒促召治之因急捕文用入帝望見曰董文用乃爲爾治鷹食者  
耶置不問俄出爲衛輝府總管會初得江南財賄之運日夜不絕  
文用重妨農時乃以州縣吏卒供警衛輸輓竝集旁郡通議立驛  
置法以濟漕運適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文用  
曰衛地下往時沁水輒溢出衛今導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  
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  
平勢不可開也事遂寢旣受代歸里茅茨數椽讀書賦詩怡然燕

居明孝太子數爲臺臣言董文用勳舊忠良何不見用由是奏起  
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明年召爲兵部尙書時江淮丞  
相忙兀台請以行臺隸行省詔集議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  
未噬人人猶畏之然今虛名僅存矣又推而抑之乎昔阿合馬用  
事商賈賤役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恐權臣售私恩  
而朝廷驟斂怨也乃使按察使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  
有所控訴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眾悉從其議  
轉禮部尙書遷翰林集賢二院學士知祕書監盧世榮以言利驟  
致右丞因言誠從我立法治財歲額當倍增而民不擾又命集議  
然是時世榮尤爲帝所信任人無敢言文用陽問曰財取於右丞  
之家耶抑取諸民也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  
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而獻之主者固願其毛之



元書 卷六十一  
多然而羊無以避寒暑卽死且盡毛又可得哉誠恐剝民猶夫日  
剪也世榮不能對事果敗文用出參知江浙政事時丞相仍忙兀  
台也素貴傲同列往往視如小吏文用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楊璉  
眞珈以帝命建塔於宋故宮天大雨雪入山伐木僵死數百人猶  
欲竝建大寺文用議寬之忙兀台曰參政格上命耶文用曰困民  
力而失民心皆上意耶忙兀台語遂塞召入爲御史中丞文用曰  
中丞非親細務者也當舉用賢才乃舉胡祇通王惲雷膺荆幼紀  
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徐炎魏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  
極選桑哥時恩寵方盛自近戚貴人皆屏息遜避文用獨不附之  
桑哥令人諷文用頌己功於帝前又白示意文用曰百司皆具食  
丞相府矣文用若弗聞會朔方軍興糗糧粗具而誅求益急盜賊  
且蜂起文用見桑哥極言其弊益忤桑哥意乃摭拾臺事百端文

用具奏桑哥姦狀帝報之密而外人不知也桑哥遂言文用驕傲  
沮撓尙書事請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乃改爲大司農  
又欲奪民田爲屯田文用固執不可又遷爲翰林學士承旨詔授  
皇孫經命以其諸子入見文用終不以見世祖崩皇孫卽位上都  
是爲成宗文用說帝罷田獵早還京師詔知制誥兼修國史修世  
祖實錄文用於祖宗世系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  
史館有所考究質問文用應之無遺失大德元年請老官其子士  
恆眞定路判官侍養文用將歸時咨院呈省言故父歿於王事乞  
無廕子孫而易父封諡故董俊得功臣名號官勛封諡文用所請  
也尋卒贈銀青光祿大夫少保壽國公諡忠穆子八人士恆後歷  
肅政廉訪司僉事副使南康路總管士廉翰林編修  
董文忠字彥誠始與兄文用蚤侍世祖於潛邸王鶚嘗言詩因問



文忠能之乎文忠曰吾少讀書惟知入則孝於親出則忠於君耳詩非所學也中統初授符寶郎嘗居近密帝每呼董八而不名然文忠不爲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而每能言人所不能言者安童爲右丞相首陳十事忤旨文忠從旁對甚悉帝乃可之文忠亦以爲安童賢者秉政之始人方傾望若不得請則人輕之而事不行故不憚越職也侍講學士徒單公履欲奏行科舉知帝於釋氏重教輕禪乃言儒亦有之科舉類教道學類禪帝怒召姚樞許衡與宰相同廷辯文忠自外入帝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好爲辭賦何關修身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惑聖聽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意也帝怒解宋亡帝從容問宋降將何以致

敗對曰賈似道輕武人故莫有鬪志而解甲以俟大軍也帝問文忠其言何如文忠因詰之曰似道薄汝矣汝君不薄汝也怨其相而移諸君如臣節何然則似道薄汝者乃預知汝不足恃也帝善其言有旨徙大都獵戶於郢中文忠奏止之又請罷官鬻田器聽民自爲時多盜詔犯者皆殺無赦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盜一錢者均死失輕重之衡而成慘黷之氣非好生之德也敕革之自安童北征阿合馬遂當國文忠知當時威重莫如廉希憲而遠在江陵乃上言希憲國家名臣今宰相虛位不可久居外以孤人望於是帝乃召希憲還朝是時帝累命皇太子參決朝政皇太子終謙退不肯視事文忠奏曰此非太子不奉明詔也朝廷處之未盡其道爾夫事已奏決而始啟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也故太子惟有唯默遜避而已以臣所知若令有司先啟而後聞其有未



安則以詔敕斷之庶理安而分不踰太子必不敢辭其責矣帝卽  
日詔大臣卽如文忠言行之其深明大計剖晰微至皆此類也其  
奏免橫征苛稅乞讞冤獄犯顏敢諫帝尤重之嘗語侍臣曰方朕  
怒時惟董文忠能開悟朕心卿等何不言乎因賜文忠金尊以旌  
其直明孝太子亦曰方天威之震董文忠從容諫正實人臣所難  
能也時方議立門下省帝欲以廉希憲及文忠爲侍中會不果立  
而止文炳薨伯顏表文忠可相帝使嗣爲左丞文忠以無功固辭  
遷典瑞院卿僉書樞密院事帝如上都詔文忠留大都凡宮苑城  
門直舍微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尙乘諸監皆領焉兵  
馬司舊隸中書竝付文忠阿合馬屢請還之中書不報車駕還宮  
文忠雞鳴輿將入朝而仆帝遣中使持藥救之不及遂卒帝悼惜  
厚賻之累贈體仁保德佐運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大師趙

國公諡正憲子士珍官至參知政事改御史中丞贈太傅趙國公  
諡清獻士恭西臺中丞士珍子守簡官至左丞改御史中丞贈冀  
國公諡忠肅

論曰四人蚤親潛龍知之不爲不深皆宰相器也舍是不用而鼎  
鼐阿合馬虛詐之徒何哉嗚呼世固以貨利爲實道德爲虛久矣  
世祖視許衡不如王文統則雖名好儒亦葉公耳然卒賴是以定  
其國則可知名之固可以收實也况誠任賢不貳者乎



鍾賡岐 刊  
 門人曾俞元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六十一

元書卷六十一

邵陽曾廉撰

楊王郭齊列傳第三十七

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也父天德金進士官轉運判官恭懿力學強記日數千言嘗從親逃亂汴梁歸德天平閒關險阻未嘗廢業年十七始西還家貧服勞為養暇則就學書無不讀尤深於易禮春秋後得朱熹集註四書歎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矣父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居喪盡禮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辟不就御史王輝薦恭懿資稟高明學淹經史孝行足以化服一方廉介足以振勵薄俗擢彼國庠置之館閣試其行能可收實用至元七年遂與許衡俱被召恭懿不至衡拜左丞日向右丞相安童稱譽恭懿之賢安童以聞十年詔復遣使召之以疾仍



不起明年皇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故事中書乃遣郎中張元智爲書致命乃至京既入見世祖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繼又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十二年正月二日帝御披香殿以大軍南征使久不至命入殿筮之其言秘侍讀學士徒單公履請設取士科詔與恭懿議之恭懿言明詔有謂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詩賦空文斯言誠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售試以經義論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淳民俗厚而國家得才矣帝善其奏會北征恭懿予告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入見詔於太史院改秣明年秣成恭懿言秣必每歲測驗修改又爲合朔議上之語在秣志是日方列跪未讀奏帝命許衡及恭懿起日卿二老無自勞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後以太子賓客昭文館

學士領太史院事及議中書省事召皆不行年七十三十一年卒詔贈宏農郡公謚文康子寅南臺御史宙蒲城令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也父良金末爲中山府掾時民遭亂後多以註誤繫獄良前後所活數百人已而棄去吏業潛心伊洛之學及天文律秣無不精究年九十二卒恂生三歲家人示以書輒識風丁二字母劉氏授千字文再過目卽成誦六歲就學十三學九數輒造其極太保劉秉忠北上途經中山見而奇之及南還從秉忠學於磁之紫金山因遂薦之世祖在六盤山卽召見命輔導皇太子爲伴讀中統二年擢太子贊善時年方二十八明年皇太子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敕兩府大臣凡有咨稟必令王恂與聞初左丞許衡集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爲書以進世祖嘗令恂講解且命太子受業焉又詔恂於太子起居飲食慎爲調護



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恂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官吏以罪免者無使更進軍官害人改用之際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變亂之餘吾不之疑則反覆化爲忠厚矣帝深然之恂早以算術名太子嘗問焉恂曰算數六藝之一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發明三綱五常爲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其善惡論著其得失上之太子問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旣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矣太子領悟焉時帝久欲開太學集賢大學士許衡兼祭酒教人有法衡請病還懷帝命恂攝學事恂能明許衡之教遂領國子祭酒國學之制至恂而始成帝又以承用金大明秣歲久寢疏欲釐正之

知恂精於算術遂以命焉恂薦許衡能明秣理驛召赴闕命領改秣事官屬聽恂辟置恂與衡及楊恭懿郭守敬徧攷前秣晝夜測驗創立新法號爲精密語在秣志十六年授嘉議大夫太史令十七年秣成明年居父喪哀毀日飲勺水帝遣內侍慰諭未幾而卒年甫四十七初恂病皇太子屢遣醫診治及葬賻鈔二千貫後帝思定秣之功以鈔五千貫賜其家延祐二年贈推忠守正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定國公諡文肅子寬賓太子嘗召見語曰汝父起於書生貧無資蓄今賜汝鈔五千貫用盡可復以聞因顧左右嗟悼曰王贊善當言必言未嘗顧惜隨事規正裨益良多今鮮有其匹也寬賓竝從許衡游得星秣之傳於家學寬由保章正歷兵部郎中知蠡州賓由保章副累遷秘書監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也生有異稟祖榮通五經精算數水



利之法時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樞密張易贊善王恂同講學於郡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上都面陳六事每奏一事世祖歎曰任事如此不爲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尋加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張文謙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更立牐堰溉田九萬餘頃二年遷都水少監守敬言京西金口分自渾河已被閉塞若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也帝善之初劉秉忠以大明秣寢久後天欲修正之未及而卒十三年帝命張文謙張易領秣局王恂司秣事而以守敬贊焉守敬規畫簡便測望精密而修造儀表尤其所專長復晝夜測驗互相參攷十六年命同知太史院事又一年而秣成守敬所創新法爲多語在秣志俄而王恂卒二十三年守敬爲太史令表進推步諸書及測驗書皆藏之

官語在藝文志二十八年守敬言引白浮泉水入大都運糧河至通州凡爲七牐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關以過舟止水於是帝以守敬領都水監治之三十年河成賜名曰通惠河竝賜守敬鈔萬二千五百貫仍以舊職兼提調漕運事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馬踣斃不可勝計至是皆罷之守敬又言於澄清牐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牐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凡守敬所陳水利語皆在河渠志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守敬言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以其言爲張且吝之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歿人畜廬帳幾犯行殿成宗曰郭太史神人也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者皆聽致仕惟守敬不許其請自是翰林



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著爲令年八十六延祐三年卒守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爲測量地平具有圖志又皆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甚近其流且緩言皆信而有徵其秣法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分換母之陋既進大明殿燈漏又進檀香漏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轉相撥擊以象周天左旋日月右轉之勢皆巧侔造化又嘗進木牛流馬以倣諸葛古制惟張衡地動儀不能造人以爲坤體敦靜無從起算昔人傳會失實非後人智不古若也初守敬年十五六得日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蓋其學出自天授云

一教以推步星秣卽通其法十三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爲務非洙泗伊洛之書不讀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院改治新秣履謙補星秣生爲令王恂所知秣成又從許衡郭守敬預修秣經秣議又從浚通惠河以薦授星秣教授都城刻漏舊以木爲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內設曲筒鑄銅爲丸自碑首轉行而下鳴鏡以爲節經久廢壞晨昏失度大德元年俾履謙視之因見刻漏旁有宋舊銅壺四於是按圖攷定蓮花寶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請重建鼓樓增置更鼓竝守漏卒當時遵用之明年遷保章正始專司秣事三年八月朔時加已依秣日食二分有奇至其時不食眾皆懼履謙曰當食不食自古有之矧時近午陽盛陰微宜當食不食遂攷唐開元以來十事以聞六年六月朔時加戌依秣日食五十七秒眾以涉交旣淺且復近濁欲匿不報履謙曰吾所掌者常數



也其食與否則係於天獨以狀聞及其時果食眾嘗爭沒日不能決履謙曰氣本十五日而間有十六日者餘氣之積也故秣法以所積之日命爲沒日不出本氣者爲是眾服其議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詔問致災之由履謙言春秋說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弗甯弭災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事禱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多專威福故履謙及之九年冬始立南郊履謙攝司天臺官舊制享祀司天惟掌時刻每至旦始行禮履謙白宰執始用鐘鼓更漏以節早晏至大二年太常請修社稷壇及浚太廟廷中井或以歲君所在止其役履謙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歲君豈專在是明年遷授時郎秋官正仁宗嘉尚儒術臺臣言履謙有學行可教胄子遂擢國子司業與吳澄同被命時號得人履謙每五鼓入學風雨

寒暑無少怠其教育有法諸生皆畏服未幾仍僉太史院事皇慶二年春彗星出東井履謙奏宜修德政以答天意因陳時務八事仁宗爲之動容自履謙去國學澄亦移病歸學制漸廢延祐元年詔復以履謙爲司業教道益張時初命國子生歲貢六人以入學先後爲次第履謙曰不考其業何以興善而得人時用集賢學士趙孟頫禮部尙書元明善議立升齋積分之法語在選舉志論實發自履謙也五年出知濱州丁母憂未上至治元年復入太史院爲使泰定二年以本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貪吏四百餘人蠲免括地虛糧數萬石州縣有以先賢子孫充房夫諸役者悉令罷遣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履謙命準令輸之由是遂爲憲司所怨以誣坐免久之始得直復爲太史院使天祚二年卒履謙篤學勤苦家貧無書及爲星秣生會秘書監輦亡宋



元書 卷六十一 六  
故書留置太史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博洽精通自六  
經諸史天文地理禮樂律秣下至陰陽五行醫藥卜筮無不淹貫  
自授時秣行後經五十年未嘗推攷履謙爲之攷定竝明秣經串  
之法語在秣志又發明易書春秋大學中庸之旨皆著有成書語  
在藝文志元立國百有餘年而郊廟之樂沿襲宋金履謙謂樂本  
於律律本於氣而候氣之法具載前史列其事上之語在禮樂志  
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長尺有八寸外方內爲圓孔中有隔隔中有  
竅蓋以通隔上九寸其孔均直約徑三分以應黃鐘之數隔下九  
寸其孔自小竅迤邐殺至管底約徑二分餘蓋以聚其氣而上之  
其製與律家所說不同蓋古所謂玉律者是也適遷他官事遂寢  
至順三年贈資善大夫上護軍翰林學士汝南郡公諡曰文懿  
論曰楊恭懿一代大儒而明象緯王恂郭守敬遂爲律秣專家守

敬精思殆亞於張衡矣履謙晚出遂欲攷定授時遺法蓋天積久  
而差治秣明時所以貴革也然古疏今密則有之矣以其一得而  
議前人焉知聖人創法之難哉况爲之橫議以誣天者乎



門人曾傳澄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鍾慶岐 刊  
楊世洋

邵陽曾廉撰

線真安童和禮霍孫徹里不忽木阿魯渾薩里列傳第三十八  
線真土別燕氏父土薛太祖時已立功績太宗命拖雷太子伐金  
土薛為先鋒師自武休下唐鄧大破金兵於三峯山復從闊端太  
子伐宋入蜀攻興元閬利諸州拜都元帥進取成都斬其制置使  
陳隆之憲宗七年詔食興元種田六百戶中統四年世祖命即以  
其戶賜線真錄舊功也線真以勳臣子自少宿衛禁中掌御膳嘗  
從世祖擊阿里不哥史天澤指麾左軍線真指麾右軍遂破走之  
賜戶之年代不花為右丞相掌膳固國制所重而是時宰相無拘  
資格故線真驟升右位然端重有執守能舉其職參議樞密院事  
費寅素儉狻或告其罪線真往按之請託交至一無所顧盡得其



罪狀伏法阿合馬方領左右部急於言利線真與史天澤皆惡之而阿合馬善爲迎合帝亦向之兩右丞相不能制也至元元年諸宰執皆罷線真仍侍禁中宣徽院立以爲宣徽使七年雲南王忽哥赤被醜蔑帝欲擇人治寶合丁獄線真薦博羅歡博羅歡竟獄歸以廉察聞帝目線真曰卿舉得其人矣蔑贈宣忠保德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秦益國公諡忠獻子完澤

完澤至元初選爲燕王府僚燕王爲皇太子立詹事院完澤爲右詹事以慎密稱使典東宮衛兵皇太子薨從皇孫撫軍北邊尙書右丞相桑哥以姦污敗帝欲用不忽木不忽木以爲完澤獨不受桑哥賂又嘗言桑哥必誤國力請拔用之會燕公楠亦言天下之望非安童則完澤由是完澤遂爲右丞相完澤與不忽木奏止黷兵安南帝從之事具安南傳已而帝有疾不忽木與玉昔帖木兒

伯顏受遺詔畱禁中完澤至不得入伺玉昔帖木兒伯顏出問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議而不與何也伯顏歎曰丞相識慮果如不忽木吾屬何如是勞哉完澤不能對乃入言於太后太后召問三人玉昔帖木兒對曰臣等受顧命若誤國卽當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知也遂定策立成宗然完澤遂以此憾不忽木以爲不忽木擯之使不與顧命及成宗卽位完澤以舊僚反得親近遂屢擠不忽木不忽木乃移疾避之事具不忽木傳大德四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完澤本以廉謹顯名屬成宗能守成憲而天下當桑哥剝削之後完澤屢啟帝以惠澤逮下益著賢聲然以私嫌忌不忽木并忌伯顏伯顏語之曰幸送我罌酒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人由是不直完澤劉深用兵八百媳婦致喪師順元實完澤勸帝以法世祖之威遠也七年監察御史杜肯構劾



完澤與平章政事伯顏段貞阿魯渾薩里梁德珪右丞八都馬辛參知政事迷兒火者皆交通朱清張瑄受其金帛宜加以罪帝獨釋完澤不問天下疑之未幾而薨詔追封興元王謚忠憲子長壽官右丞孫買苟仕至中政使

安童木華黎之曾孫也父曰霸突魯事見木華黎傳中統初安童年十三世祖以先勳召入長宿衛位百僚上母帖木兒宏吉刺氏皇后姊也通籍禁中一日世祖見之因問安童對曰安童公輔器也帝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親老成人是以知之帝悅四年執阿里不哥餘黨千餘人將悉置之法安童曰人各爲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遂以私憾殺人何以懷附未服帝驚曰此乃老成人語也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拜右丞相辭曰臣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帝不允其辭而召許衡入省議事以贊助之衡亦

辭以疾安童乃親至其館候馬衡遂言於帝以爲安童聰敏且有執守臣當盡心以古人相勸但慮有人間之耳安童奏宜更令儒臣姚樞等同議事帝皆從之五年阿合馬欲立尙書省以已領之而奏言安童宜爲三公商挺等昌言曰是崇以虛名而實奪之權也阿合馬之計遂不行然阿合馬旣入尙書則盡奪中書政凡事皆徑奏安童入言之帝言阿合馬非是而專橫如故也十一年安童奏阿合馬擅利權蠹國害民又官屬所用非人請別加選擇其營作宮殿夤緣爲姦亦宜詰問帝命窮治之卒亦不之罪阿合馬遂深忌安童矣是時海都稱兵已久諸王多其黨也十二年詔安童從北平王那木罕鎮北邊行中書省樞密院事而兵實薄無良將阿合馬陷之也安童奮其孤忠毅然不顧十四年帥師討大名王禾忽獲其輜重而爲河平王昔里吉所襲安童見執並劫北平



王以去十九年昔里吉被禽安童乃歸阿力麻里事具昔里吉傳  
二十一年還朝待罪闕下帝卽召見慰勞之遂留寢殿語至四鼓  
乃出其歲復命入中書仍右丞相安童固辭不許二十三年中書  
奏擬漕司諸官帝曰如平章右丞朕當親擇餘皆卿等職也安童  
奏曰比聞聖意欲以近侍爲耳目臣竊以爲不可帝是其言然是  
時盧世榮爲右丞帝專信之安童爲虛位世榮旣誅二十四年桑  
哥以言利復立尙書省安童切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  
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安童因乞退明年詔以中書  
右丞相帥本部薛怯蒙古軍三百人北征二十七年還朝罷右丞  
相仍領宿衛二十八年桑哥事又敗帝問相於江淮參知政事燕  
公楠對曰今天下屬望莫如安童次則完澤帝相完澤而舍安童  
三十年薨帝聞震悼命大臣監護喪事安童以安宗社阜民物爲

己責一政失平一物失所慘然不樂改而後已性好儒術每公退  
必延賢士大夫講古今治道然請謁絕迹故天下倚爲重臣而扼  
於言利之臣賈志以終大德中贈推忠同德胡運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東平郡王諡忠憲碑曰開國元勳名世大臣之  
碑至正中進封魯王子兀都帶世祖時襲長宿衛安童薨贈賻一  
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只蘭禿先塋事母以孝聞成宗卽位拜  
大司徒領太常寺事常侍掖庭帝及中宮咸以家人禮待之大德  
六年薨至大二年贈輸誠保德胡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東平王諡忠簡至正中進封克王子拜住別有傳

和禮霍孫亦曰火魯火孫曰火魯霍孫不知其氏族亦元勳之後  
也至元五年省臣言前代帝王皆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至遺  
失卽以和禮霍孫及獨胡刺克翰林待制兼起居注後累官爲翰



林學士承旨是時蒙古字設國子學而漢官子弟未有學者官府文移猶有畏吾兒字和禮霍孫請詔自今凡詔令并以蒙古字行仍遣百官子弟入學從之帝又以會同館專居降附之人覲者敕和禮霍孫兼館事以主朝廷咨訪及降臣奏請十二年王磐寶默請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以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其翰林兼國史院仍纂修國史典制誥備顧問以和禮霍孫主之和禮霍孫在翰林十餘年甚負時望十八年命守司徒明年阿合馬敗帝以和禮霍孫爲右丞相詔天下和禮霍孫鞫阿合馬之黨汰濫官七百餘人又革罷官府百七十所泉府司商販者所至官給飯食遣兵防衛民尤厭苦不便特奏罷之和禮霍孫本鄙言利明孝太子亦雅重之因謂和禮霍孫事有便民利國勿憚更張和禮霍孫亦得自展故是時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人以爲賢帝甚

敬和禮霍孫以阿合馬第賜之尋從和禮霍孫言罷司徒府及農政院然不能苟從人意桑哥爲總制使方有寵中書使人市油桑哥自請得其錢市之和禮霍孫曰此非汝所宜爲也桑哥固請得油萬斤營息以進和禮霍孫雖受之意不善也二十一年桑哥薦盧世榮帝欲其入中書因令其與和禮霍孫等廷辯所欲行者和禮霍孫守正不撓遂罷相其後盧世榮桑哥皆以姦利誅人皆稱頌和禮霍孫矣初太宗時已用儒術選士以有尼之者而止及和禮霍孫爲相乃與留夢炎等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凡蒙古人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爲學矣帝可其奏詔中書議條格會和禮霍孫罷相事遂寢天下惜之和禮霍孫旣屏政家居退然若無與於世大德七年右丞相完澤薨集賢大學士張孔孫陳天祥上封事請



元書 卷六十三 五  
復起和禮霍孫代之會其已薨孔孫復疏言宜與安童伯顏廉希  
憲同賜贈諡於是安童伯顏廉希憲諸臣始得贈諡詔贈和禮霍  
孫保德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齊魯國公諡曰文忠  
徹里亦曰閣里燕只吉台氏族馬步軍都元帥太赤之曾孫也太  
赤與平彭義斌復從太宗定中原食邑徐邳因家於徐後贈襄安  
王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以讀書至元十八年世祖召見悅其應  
對詳雅俾侍左右從征東北邊還因言師行煩擾宜振給邊民帝  
命賜之穀帛牛馬有差擢利用監居數年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  
逸時行省理財方急賣所在學田以價輸官徹里曰學田所以供  
祭禮育人才也安可鬻遽止之還朝以聞帝嘉納焉桑哥之復立  
尙書省也引用黨與鈎考天下錢穀凡昔權臣阿合馬積年逋負  
舉以中書失徵奏誅二參政郭佑楊居寬行省承風督責尤峻主

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逮鄰黨械禁擄掠民不勝其苦自裁及庾  
死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徹里從帝畋柳林乃乘閒陳  
桑哥姦黷誤國害民狀詞語激烈帝怒其詆毀大臣命批其頰徹  
里口鼻流血委頓於地少頃帝復問之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  
哥無讎其奮不顧身者爲國家耳苟畏聖怒而不復言如民害何  
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帝大悟羣臣亦因有言其姦者  
乃命徹里帥衛士往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於是枉繫者始  
得釋桑哥既囚復命往江南籍其姻黨浙江省臣烏馬兒蔑里忻  
都王巨濟湖廣省臣要東木等皆棄市天下大快之徹里往來凡  
四道徐皆過門不入進拜御史中丞遷福建平章政事并賜黃白  
金旌之然徹里本仁恕時汀漳劇盜歐狗久不下引兵征之所過  
秋毫無犯降者則慰遣之曰汝豈反者乎良由官吏貪暴之所致



也他柵聞之悉款附遂縛致歐狗梟首以徇汀漳平三十一年帝不豫徹里馳還京師至則帝已崩諸王大臣迎立成宗徹里與焉大德元年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戒其僚屬存大體無以苛爲明徵賦無以多爲功其有迫子弟證父兄奴訐主者皆禁之改平章江浙政事江浙稅糧甲天下平江嘉興湖州三郡又當江浙什六七而其地極下水鍾爲震澤震澤由吳松江入海歲久淤塞豪民利之封土爲田由是汎溢爲害朝廷發卒數萬人疏導之徹里董其役四閱月畢工九年召入平章中書政事明年薨家資不滿二百緡也詔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諡忠肅至治二年加贈宣忠同德弼亮功臣太師武寧王易諡正憲子朵兒只終江浙左丞

海藍伯嘗事克烈王汗王汗滅太祖招致之不可遂去莫知所之其子十人皆爲太祖虜歸不忽木父燕真最幼方六歲太祖以賜莊聖皇后后憐而育之後遣侍世祖藩邸數從征伐有功世祖威名日盛憲宗將伐宋命之居守燕真曰主上已有疑志今乘輿遠涉殿下處安全可乎世祖然之因請從征憲宗喜分兵命趨鄂州而以阿里不哥居守已而憲宗崩於蜀燕真統世祖留部覺阿里不哥有異志因啟皇后密報世祖軍前世祖卽位欲大用之會卒官終衛率後贈太傅河南左丞相晉國公諡忠憲海藍伯亦贈河東郡公不忽木幼英特世祖命給事東宮師事太子贊善王恂復受學國子祭酒許衡衡稱爲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諫也嘉歎久之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荅秃忽魯等上疏曰臣等聞



元書 卷六十三  
之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蓋自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爲後世所法降至漢朝亦建學校奏諸生課試補官魏道武帝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今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者爲陛下陳之晉武帝起國子學隋文帝詔國子學不隸太常唐高祖詔州縣及鄉並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乃至高麗新羅百濟高昌土蕃亦遣子弟入學高宗遂令國子監管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然晉平吳得戶五十萬而已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况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也臣等嚮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

聖意豈不以諸色入仕宦者多蒙古入仕宦者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供使令乎然學制未定朋從數少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恐其不易得也爲今之計竊謂宜於大都宏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百人廩給之俾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必明乎人倫物理爲之講解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間更次爲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仍以義理爲主有餘力聽學文字日月歲時隨其利鈍各責所就功課勤者升上舍惰者降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令學射非假日不合出學數年以後成就者乃聽學官保舉未成就者且令依舊學習俟其可以從



政而後舉焉其終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生員增減若得不時奏聞則學無弊政而天下之才亦皆觀感而興起矣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矣書奏帝覽之喜十四年授利用少監明年出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進提刑按察使二十一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時權茶轉運使盧世榮附總制使桑哥言能用己則國賦可十倍於舊也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宏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不忽木遂辭參議不拜明年世榮以罪誅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尙書時方籍阿合馬家其奴張散札兒罪當死謬言阿合馬家資多隱寄遂連及無辜鉤考捕繫京師騷動帝命中書集議不忽木曰是奴死有餘罪其爲是言者蓋冀苟延歲月徼倖免

耳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耶帝悟遂命誅之而盡釋諸捕繫者二十三年改工部尙書遷刑部河東按察使阿合馬苟媚權貴貸錢於官約償牛馬至則抑取部民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使不忽木往始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饑不忽木便宜發倉振之阿合馬所善幸臣奏不忽木擅發軍儲又鍛鍊阿合馬使自誣服帝以使行發粟振饑爲其職而命移河東獄至京師阿合馬卒服誅欽察親軍衛使土土哈求欽察人之爲奴者以增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遇駮其籍改正之土土哈奏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不忽木曰令以欽察之人奴爲兵未聞以編民也若他衛皆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肯爲陛下盡職乎遇由是得不死明年桑哥誣殺楊居寬郭佑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指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欲誣以罪因以疾免二十七年拜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明年春徹里劾奏桑哥罪狀帝乃召不忽木問之不忽木益發其姦帝乃決意誅桑哥而以不忽木爲丞相不忽木固辭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何多讓也不忽木力舉太子詹事完澤帝乃以不忽木平章政事不忽木既入政府尤力持紀綱上都留守木八剌沙言改按察司置廉訪司不便宜罷去並求憲臣贓罪以動上聽帝以責中丞崔或或謝病不知不忽木面斥或不直言因厯陳不可罷之說帝意乃釋麥朮丁請復立尙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廷責之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沒奈何又效之乎桑哥黨與既誅帝以忻都爲善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言其罪日中凡七奏卒誅死三十年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入禁中問所以消天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

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朕意也可復誦之遂詳論款陳夜至四鼓明日進膳帝以盤珍賜之三十二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勳舊不得入臥內帝特命不忽木日侍醫藥未嘗去左右帝大漸與玉昔帖木兒伯顏受顧命立成宗其後發引升祔請謚南郊皆不忽木領之完澤爲右丞相不忽木所薦也有譖完澤徇私於世祖者不忽木曰臣等俱待罪中書完澤豈能專行設如所言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人主至公之道也言者果屈然完澤以不與



元書 卷六十三  
顧命憾不忽木力擠之因奏以爲陝西平章政事太后謂成宗曰  
不忽木朝廷正人先帝所付託豈可出之外乎帝乃留之完澤益  
與齟齬遂稱疾不出元貞二年召至便殿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  
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何如對曰貞實勝於  
臣乃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  
澤嘗爲之臣何敢當此制去重字乃拜大德二年御史中丞崔彧  
卒特命行中丞事二年兼領侍儀司事四年疾復作帝遣醫治之  
不效乃附奏曰臣孱庸無取叨承眷渥大限有終永辭昭代引觴  
滿飲而薨年四十六帝震悼士大夫皆哭失聲不忽木素貧躬自  
爨汲妻織紵以養母後因使還而母已卒號慟歐血幾不起平居  
服儒素祿賜有餘則散之親舊好論薦人丞相合剌合孫亦其所  
薦也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常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詞宏暢引

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世祖嘗曰太祖有言人主理  
天下如右手取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左手也每侍  
燕閒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每拊髀歎曰憾卿生晚不得早聞此  
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崩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性  
尤不樂隨國人佞佛世祖遣通事脫脫護送西僧往作佛事還過  
真定箠驛吏幾死不忽木下僧獄而引脫脫去其冠廷下責以不  
職西僧請以金銀幣帛祠佛不忽木曰彼佛以不貪爲寶遂弗與  
也又嘗因佛事請釋罪人以祈福不忽木以爲亂法成宗責完澤  
曰朕戒汝毋使不忽木知也李元禮諫起五臺山寺善僧劾其謗  
佛不忽木稱其敢言元禮得不罪武宗時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文貞加贈太師東平王子回回

巉巉

元書

卷六十三 線真等傳

七



元書 卷六十三  
二  
回回字子淵事武宗於藩邸成宗使入宿衛擢太常寺少卿進太常院使武宗世累官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再改河南廉訪使是時河南行省丞相行事多不法納麟爲郎中每格不下丞相怒欲出之回回察其賢抗章舉任風憲後歷三臺爲名臣英宗時參議中書省事泰定初奏減漕運糧數東南民力爲之少紓累遷江浙右丞文宗立除宣政院使上言沙汰僧道其田宜同民徵輸尋擢中書右丞力辭還第聞明宗崩流涕不能食自是杜門不出數年以疾卒與弟巉巉皆有名於時號雙璧焉子幼童濟甯路總管帖木列思南臺治書侍御史孛羅獻州達魯花赤

巉巉字子山幼入國學博通羣書長襲宿衛始授集賢待制遷兵部郎中歷禮部尙書南臺治書侍御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嘗以聖賢格言啟沃文宗順帝立剪除權奸思更治化巉巉日勸帝就學凡四書六經悉爲紬繹務誠感帝衷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巉巉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之諫此所以亡其國也帝偶覽宋徽宗畫而稱善巉巉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遂亡帝問其說對曰不能爲君也時屢有災異巉巉憂形於色乘閒進言請帝側身修行以回天意帝察其真誠亦虛己聽之又嘗喜誦說柳宗元梓人傳張商英七人傳嘗於經筵力陳所言七臣狀左右錯愕有疾之之色然素知其賢不肆愠也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皆文宗所置時議欲罷之巉巉進曰民有千金之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有堂堂天朝一學房不能容耶帝深然之乃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存設如初就命巉巉董治巉巉復勸帝再行科舉以拔人才修宋遼金三史無致闕逸行鄉飲酒禮於國學使民知遜悌又請褒贈唐劉蕡



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帝皆從之夔夔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四方士大夫萃於其門既而出拜江浙平章政事明年復以旨召還時中書平章闕員近臣有薦者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眾知帝意在夔夔也至京七日感熱病卒元世在經筵者推夔夔虞集夔夔嘗言天下事在宰相宰相不得言則臺監言之臺監不得言則經筵言之故於時政得失未嘗緘默生平不好聲色貨財嘗奉命往覈泉舶芥視珠犀在禮部遇公譙眾伎畢陳夔夔視之泊如也僚佐以下皆肅然其卒也至無以斂帝震悼賜賻有加謚文忠子維山材質清劭終崇文太監

阿魯渾撒里亦曰阿魯渾薩里畏吾兒人也父乞台撒里學釋氏爲釋教都總統總制院使贈太保趙國公謚通敏初乞台撒里以學通三藏師名之曰萬全阿魯渾撒里以父字爲全氏幼慧受業

於國師八思巴既通釋氏學且解諸國語復學於中國稍通經史百家陰陽秣數圖緯方技之說給事太子宫有西僧自言能知天象眾莫能譯其義阿魯渾撒里與論難大屈服之帝悅令宿衛內朝擢左侍儀奉御阿魯渾撒里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林道藝之士以備任使由是立集賢館以阿魯渾撒里爲集賢院學士尙書省再立拜右丞遷平章政事是時桑哥爲尙書右丞相爲政橫暴黨與共爲姦利天下爲之騷動居四歲而事敗阿魯渾撒里亦坐籍產帝問之曰桑哥爲政如此卿何無一言對曰陛下方信任桑哥臣數言不行若抱薪救火祇益暴耳竊以爲不若稍彌縫但無傷國家大體陛下久必自悟也帝亦憐其恭謹詔以所籍還之而免其官逾年復命領太史院事成宗卽位加守司徒集賢院使初成宗在潛邸數遣使召阿魯渾撒里不往至是極稱之



以爲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且賜之坐嘗語左右曰全平章真全材也閱數年復拜中書平章政事又以御史劾其受朱清張瑄賄賂而罷大德末薨阿魯渾撒里爲人厚愿在集賢待應詔之士飲食供張甚盛江南人有言宋宗室反者阿魯渾撒里以爲彼不告郡縣而言之闕廷必其讐也鞠之果誣也司天監有言阿魯渾撒里數言災祥大不敬者帝怒阿魯渾撒里爲之請而釋之然過柔巽未嘗廷爭桑哥之短惟亦不附和時相乖刺桑哥臨刑尙曰我惟不用阿魯渾撒里言故至此耳帝亦以用桑哥自責故於阿魯渾撒里及葉李皆不深罪也延祐四年贈推忠佐理胡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趙國公諡文定子岳住

岳住亦曰爻著字止所一字兼山始備宿衛授集賢學士累官禮部尙書授江西參知政事文宗時遷江西平章政事時有告富民負永甯王官帑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至江西岳住不可僚佐重違宰相意岳住曰民惟邦本傷本斂怨亦非宰相福也使者復命時爲右丞相者燕鐵木兒也聞而悟詰治告者果誣罔也桂陽州民嘯聚二千人州縣不能治岳住以爲有司不能綏撫之也遣千戶王英往諭其眾皆使復業一方遂平徙平章河南江北政事卒岳住天資孝友弟久住官翰林侍讀學士早卒喪之盡哀人欺之率不與校曰彼自欺也我何與焉子普達同僉行宣政院事安僧章佩監丞仁壽長秋寺卿

論曰至元時有不花忽魯不花忽都察兒囊吉刺帶皆爲丞相不花出行院於蜀而蜀平亦能臣也而史不爲之傳蓋其在中書皆匆匆無可說也線真安童和禮霍孫不忽木皆力排巨蠹而不能折安童勳戚宜主上篤信何亦爾耶殆少長於君而暱之者耶則



宜乎不忽木不欲爲丞相也亦量而後入矣阿魯渾薩里浮沈取容乃復以大體爲言然乎否乎嗚呼此胡廣之所以耄耄台鼎也全材之衰其中庸之謂乎

貴州人 陳繼中

刊

貴州人 陳繼修

門人曾廣冀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六十三

元書卷六十四

邵陽曾廉撰

阿刺罕阿塔海張禧峻都來阿八赤史弼高興亦黑迷失羅璧列傳第三十九

阿刺罕札刺兒部族也祖撥徹事太祖爲寶兒赤數有戰功太宗時從征關隴死焉父也柳干從曲出太子南征累功授萬戶爲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憲宗命代察罕爲大將攻淮東西戰死揚州阿刺罕襲爲諸翼蒙古軍馬都元帥從世祖攻鄂世祖卽位擊阿里不哥平李璫皆與焉賜金虎符銀印轉上萬戶從征南都元帥阿朮圍襄陽阿刺罕守百丈山漫河灘兵累交宋不能師襄陽降丞相伯顏伐宋宋人以精兵扼漢口阿刺罕帥蒙古騎兵倍道兼行擊破沙蕪口於是大軍乃得入江阿刺罕遂同斷事官楊仁風



東畧壽昌得米四十萬斛遂從伯顏順流東下伯顏既入建康受  
詔赴闕以阿剌罕掌其留務拜參知政事伯顏向臨安分軍爲三  
道阿剌罕由西道趨溧水溧陽攻破銀樹東壩至護牙山慶豐圩  
連敗宋軍斬首萬千級進攻廣德軍獨松關克之遂與伯顏會皋  
亭山臨安降阿剌罕同左丞董文炳攻浙東宋秀王與宰逆戰於  
瑞安斬之進至建甯府執其守臣趙崇鐵知邵武軍趙時賞知南  
劍州王積翁皆棄城去泉州蒲壽庚降命佩金虎符以參知政事  
行江東宣慰使歷左右丞仍宣慰江東帝欲大征日本乃以爲左  
丞相行中書省事盡督諸將明年薨贈太師曹國公諡宣武子也  
速迭兒幼昆弟子拜降襲萬戶總其軍累遷江浙平章政事卒也  
速迭兒復襲萬戶領蒙古軍鎮守河南文宗自江陵入大都道汴  
梁也速迭兒將其兵從拜平章政事天祿改元改知樞密院事尋

立行樞密院於河南以也速迭兒知行院事行視太行諸關西擊  
河中潼關與行省阿里海牙並便宜行事也速迭兒遂帥師而西  
陝西義軍進甚銳也速迭兒不能禦復退至汴梁俄而上都潰亡  
敘功遷河南江北平章政事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詔加贈  
其三世皆曹南王諡撥徹曰忠定也柳干曰桓毅易諡阿剌罕曰  
忠宣後至元六年詔阿剌罕與淮安王伯顏河南王阿朮同立祠  
堂也速迭兒弟脫歡至正閒官至平章政事南臺御史大夫  
阿塔海亦曰阿塔哈遜都思部族也祖塔海拔都兒太祖時與飲  
班朱尼河水以功爲千戶父卜花襲職卒阿塔海襲千戶從大元  
帥兀良合台征大理身先行陣師還事世祖於潛邸國兵攻襄陽  
命阿塔海馳驛督諸軍襄陽下第功授淮西行樞密院副使阿塔  
海與僉事塔出築正陽東西二城遷淮西行省右丞會霖雨宋淮



西制置使夏貴乘淮溢來爭正陽阿塔海及參知政事董文炳固守既而參知政事塔出來援與合擊貴破走之行省復爲行院命阿塔海知行院事明年渡江會丞相伯顏克池州進師建康宋攝鎮江守石祖思遣使乞降揚州守將李庭芝遣兵擊祖思阿塔海救之宋兵望風退走是時眞泰諸城尙爲宋守而鎮江地扼襟喉城壁不固阿塔海乃立木柵以保障諸民又分兵屯瓜洲以遏其渡又同平章政事阿朮破宋樞密副使張世傑於焦山遣萬戶懷都斬宋殿帥張彥於昌城淮西行院罷併入行省阿塔海仍爲右丞同伯顏進擣臨安宋平遷行省平章政事詔復趨瓜洲與阿朮議淮南事進左丞相移治臨安阿刺罕以左丞相督諸將征日本屬有疾乃以阿塔海代阿刺罕分戍三海口就徵海中餘盜未至而張禧范文虎李庭金方慶忻都洪茶邱等已航海至平壺島喪

師而還事已具文虎傳阿塔海還因請以戍三海口軍擊福建賊陳弔眼帝以重勞不許命阿塔海沿江樞密院事徙行江西中書省事從征乃顏還奉朝請居京師至元二十六年薨贈推忠翊運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順昌郡王諡武敏子阿里麻官至南臺御史大夫

張禧東安州人也父仁義金末徙家益都及太宗下山東仁義乃走信安時燕薊已下獨信安猶爲金守主將張進知仁義能使其左右國兵圍信安仁義帥敢死士三百開門出戰圍解張進署爲兵馬總管守信安踰十年不能支乃從進降帥其部曲從合丹大王平定河南授管軍元帥後攻歸德飛矢入口折齒而出於項後遂卒賜爵縣侯禧年十六從大將阿朮魯南攻徐州歸德復從元帥察罕攻淮上諸州皆有功然禧素峭直而察罕多忌遂誣以他



罪欲殺之時王鶚侍世祖於潛邸禧乃密往依鶚鶚言於闕闕使薦禧與其子宏綱俱入見從世祖攻鄂宋樹柵爲夾城入戰輒不利乃命以厚賞募敢死士禧與宏綱俱應募世祖憫其父子俱入險地止其一不令入禧身中十八矢一矢貫其腹悶絕復蘇曰得血竭可活世祖卽覺血竭飲之乃愈世祖卽位賜金符授新軍千戶從征李壇擊敗夏貴赴援之兵累遷均州總管改水軍總管益其軍二千五百令習水戰從元帥阿朮圍襄陽戰卻夏貴范文虎皆有功復獻取襄樊浮橋斷鎖毀楸之策於行省襄陽遂克進水軍萬戶佩金虎符伯顏伐宋禧爲水軍先鋒大戰於丁家洲尋移屯黃池以斷宋援復從下温台福建轉江陰路達魯花赤水軍萬戶加鎮國上將軍都元帥時朝廷議征日本禧請行卽日拜行省平章政事與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同帥舟師泛海東征至平壺

島禧卽舍舟築壘約束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擊觸八月颶風大作文虎庭戰艦多壞禧所部獨完文虎等議還禧曰士卒雖多死然不死者率壯士也曷若乘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等不從曰還朝問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乃各擇堅船駛還禧復棄所有馬七十匹載別部軍士以歸然不得歸而死於日本者蓋十餘萬人皆文虎庭之屬也時議以此多禧宏綱字憲臣初禧爲察罕所誣繫之獄宏綱直入獄中獄卒併繫之宏綱陽狂諱笑守者易之旣寢遂與禧俱逸去後以功累官招討使禧卒襲鎮江陰後復以功賜三珠虎符授河南諸翼征行萬戶從右丞劉深征八百媳婦至順元而宋隆濟叛宏綱力戰死之贈宣忠秉義功臣湖廣左丞上護軍齊郡公諡武宣子漢當襲職讓其弟鼎鼎襲江陰水軍萬戶漢後爲監察御史官至集賢直學士



六書 卷六十四 四  
峻都札刺兒部族也初備宿衛從諸王哈必赤平李壇還言於朝  
曰郡縣惡少年多從間道鬻馬於宋乞免其罪籍爲兵從之得兵  
三千人以千人隸峻都爲千戶守蔡州元帥阿朮圍襄陽峻都出  
巡邏奪得宋金剛臺諸隘拒之卻范文虎於罐子灘有功進總管  
分東平卒八百隸之攻樊城峻都先登焉再與卒五千賜弓矢襲  
衣金鞍白金遷郢復招討使從大軍伐宋建康降參知政事塔出  
命峻都入城招集改建康安撫使攻平江嘉興皆下之帥舟師會  
丞相伯顏於皋亭山宋平伯顏入朝參知政事董文炳掌留務守  
臨安文炳乞以峻都自副從之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文炳謂峻  
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衢婺徽連兵來攻峻都戰卻  
之復婺州攻衢州拔之宋丞相留夢炎降攻處州及建甯府松溪  
懷安縣皆下之遷福建道宣慰使行征南元帥府事參知政事塔

出令取道泉州泛海會於廣州之富場將行信州守臣來求援曰  
今邵武方聚兵觀釁元帥旦往邵武兵夕至信矣峻都告於眾曰  
若邵武不下則腹背受敵豈獨信不可守乎乃遣使往招降之而  
自趨建甯遇宋兵於崇安軍容甚盛峻都設伏夾擊敗之宋丞相  
文天祥南劍州都督張清合兵將襲建甯峻都復夜設伏敗之遂  
進奪南劍州至福州王積翁以城降攻興化軍知軍陳瓚乞降復  
閉城拒守峻都臨城諭之不聽乃攻破其城復巷戰終日斬首三  
萬餘級獲瓚支解以徇至漳州漳州亦拒守乃先遣其子百家奴  
往會塔出自留攻之知府何清降攻潮州知府馬發不降峻都恐  
失富場之期乃舍之而去明年至廣州塔出令還攻潮發城守益  
備二十餘日不能下峻都乃令曰有能先登者拜爵已仕者增秩  
總管兀良哈耳先登宋兵夕乃潰潮州平進參知政事行省福州



元書 卷六十四 五  
帝以江南既定將有事於海外乃進左承行省泉州招諭南蕃諸國旋轉右承行省占城率戰船千艘出廣州浮海伐占城占城迎戰兵號二十萬唆都率敢死士擊之斬首并溺死者五萬餘人又敗之於大浪湖斬首六萬級然占城率詭言降而王實潛匿不出唆都乃遂屯田占城又伐烏里越里諸小夷皆下之積穀十萬石以給軍占城王乃遣使詣闕請降事已見占城傳然帝欲問安南罪乃遣鎮南王脫歡伐占城而假道安南安南不奉詔於是乃命唆都自占城帥師來會敗安南兵於清化府奪義安關鎮南王令唆都屯天長以就食與王相距二百餘里王班師而唆都弗知也遂爲安南人邀之乾滿江力戰死贈榮祿大夫諡襄愍子百家奴大軍攻襄陽定沿江諸城皆與有功復從取揚秦諸州累遷管軍總管鎮高郵白馬湖旣而從唆都定衢婺信等地進徇福建悉破

降百家奴別將入海追逐張世傑於甲子門悉招諭下瀕海縣鎮遂進兵至廣州復從其父攻破潮州授管軍萬戶遷海外諸蕃宣慰使福建道市舶提舉俄兼本道宣慰使都元帥百家奴出私錢市米以振福建水災真除宣慰本道從父自占城進安南唆都戰死百家奴以師還後除建康路總管武宗卽位遷鎮江路總管至大四年金創發卒

來阿八赤甯夏人也父朮速忽里歸太祖選居宿衛繼命掌膳事憲宗大舉伐宋攻釣魚山命諸將會議進取之計朮速忽里曰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數十州而已地削勢弱兵糧皆仰給東南故須死守以資衣食且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築之城依險爲固今頓兵堅城之下未見其利也曷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五萬命宿將守之與成都舊兵相犄角



元書 卷六十四 六  
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爲鄉導水陸東下破忠涪萬夔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塘三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州渡江諸軍合勢如此則東南之事一舉可定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卽走矣諸將謂攻城則功在頃刻反以其言爲迂卒不用於是選宿衛材阿八赤奉命監元帥紐璘軍過宋人援兵駐銅羅峽夾江據厓爲壘宋都統甘順自夔州泝流來攻阿八赤預積薪於二壘明火鼓譟矢石如雨順流而進宋兵力戰不能支退保西岸斂兵自固黎明復至阿八赤水陸竝下殺傷宋軍數千人帝聞而壯之已而帝崩阿八赤從父倍道歸燕世祖卽位問以蜀事阿八赤爲誦父言世祖拊掌以爲然久之南征襄樊發河南北器械糧儲悉聚義陽慮宋人剽掠命阿八赤督運二日而畢帝大悅尙膳院立授同知尙膳院事居數歲以爲益都宣慰

使都元帥發兵萬人開運河河成遷膠萊海道漕運使召爲同僉宣徽院事遼左不甯復降虎符授征東招討使遷征東宣慰使都元帥鎮南王脫歡再征安南乃授阿八赤湖廣右丞輔王南行帝親解衣衣之並金玉束帶及弓矢甲冑賜焉詔閱視四省所發士馬領中衛軍千人翊導皇子至思明州安南阻險拒守於是選精銳與戰女兒關斬馘萬計大軍進入交州陳日烜空城遁阿八赤曰賊棄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之敝而乘之且將士多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日烜不獲吾不能持久矣今宜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侵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屢遣使約降並以賂緩我師諸將皆信其說遂修城以居而待其至久之軍乏食日烜擁眾據竹洞安邦海口阿八赤往攻之晝夜迎戰安南多敗然將士已多疫不能進而諸蠻復叛所得關阨皆失守



乃議班師且戰且行日數十合安南據高乘險毒矢叢射將士裹瘡以戰護皇子得出安南阿八赤中毒矢三首項股皆腫遂卒子寄僧爲水達達屯田總管府達魯花赤乃顏反戰於高麗雙城調萬安軍達魯花赤平黎蠻有功遷雷州路總管卒孫完者不花同知潮州路總管府事是時與阿八赤同死安南者復有樊楫張玉樊楫冠州人累功擢僉荆湖行省事從丞相阿里海牙征安南不行及再征安南進楫行省參知政事時兵分爲三道楫同參知政事烏馬兒將舟師入海與安南軍遇於安邦口斬獲無算遂至萬劫山合鎮南王兵旣而班師楫與烏馬兒復以舟師還安南邀遮之於白藤江潮下楫舟膠安南舟大集楫力戰盈日被創投水中被鉤執毒殺之至順元年贈推忠宣力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江浙右丞上黨郡公謚忠定

張玉霸州保定縣人也祖進金季封滄海公固守信安國兵屢攻之不下其後大將阿朮魯遣楊傑只哥說之降太宗命爲征行萬戶阿朮魯欲圖國安用乃遣進入徐州陰翦制之安用覺而殺進父榮實始以質子入宿衛授金符充征行水軍千戶累功授金虎符水軍萬戶終湖北宣慰使諸路水軍萬戶玉襲職加都元帥兼水軍萬戶鎮黃州廣東盜起遏絕占城糧運玉討平之賜金織文衣鞍勒弓刀元帥罷充保定水軍上萬戶復以鄱陽多盜徙水軍萬戶府於南康從參知政事烏馬兒征安南累戰有功師還爲安南所遮大戰連日水涸舟不能行玉死之子輔襲萬戶輔卒子道童襲

史弼字君佐一名塔刺渾蠡州博野人也會祖彬率鄉人數百家降於木華黎木華黎書帛爲符遣還及州破以是得免弼長通國



語膂力絕人里門鑿石爲獅子重四百斤弼舉之置數步外潼關守將王彥弼奇其才妻以女而薦其材勇於左丞相耶律鑄從鑄往北京近侍見弼所挽弓以聞世祖召令給事左右賜馬五匹授管軍總管佩金符從劉整攻襄陽與克樊城賜銀及衣錦金鞍遷副萬戶丞相伯顏南征攻沙洋弼中矢城訖拔弼血盈袖攻陽邏論功最復以三千人立木堡於揚子橋拒宋都統姜才萬人弼屢卻之揚州降授揚州總管府達魯花赤兼萬戶累遷江淮參知政事改浙西宣慰使俄黃華反建甯其春復霖雨米騰貴弼輒先發米十萬石平糶而後聞於省省欲增其價弼曰吾不可失信請以俸足之省不能奪爲益出十萬石改宣慰淮東弼凡三官揚州人喜刻石頌之號三至碑遷僉書沿江行樞密院事鎮建康平台州盜楊鎮龍拜左丞行淮東宣慰使改浙東進福建平章政事詔征

瓜哇副以亦黑迷失高興付金符百五十幣帛各二百以待有功弼以五千人合諸軍發泉州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安南占城界明年至東董西董山牛崎嶼入混沌大洋橄欖嶼假里馬荅句闌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會是時瓜哇與鄰國葛郎構兵瓜哇王被殺其女壻土罕必闍耶復與葛郎戰不勝聞弼兵至遂降而請以其兵擊葛郎弼爲攻葛郎大破之并俘其王及其妻子官屬已而土罕必闍耶給弼請暫歸而載寶入朝弼信之士罕必闍耶遂逸去而以眾叛事具南蕃傳弼乃自殿後行三百里得登舟六十六日夜得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然有司數其俘獲金寶番布直五十餘萬又以沒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銀犀象以進竟坐失土罕必闍耶杖之十七而沒其家貲三之一成宗立太師玉昔帖木兒言弼以五千人渡海入近代未嘗至之國俘其一王并



諭降諸小國亦足以揚威海外矣竊謂宜加矜憐乃命還所籍拜江西右丞復爲平章政事封鄂國公薨於家年八十六

高興字功起蔡州人也力能挽二石弓嘗步獵南陽山中遇虎跳跟大吼眾皆驚走興神色自若發一矢斃之旋挾八騎詣黃州謁宋制置使陳奕奕以甥女妻之丞相伯顏南伐興從奕出降授千戶從拔南陵復從參知政事阿剌罕破溧陽賜金符爲管軍總管奪獨松關守將張濡走進至武康禽之復從唆都克婺州衢州進平福建遷萬戶還鎮婺州佩金虎符充衢婺招討使明年詔興立元帥府於建甯以招討使行右副都元帥遷浙東道宣慰使賜西錦服金線鞍轡興所至輒討平羣盜漳州盜數萬據高安官軍攻之二年不能下詔興爲福建征蠻右副都元帥與都元帥完者都討之直抵其隘賊乘高瞰下矢石如雨興命人挾束薪蔽身進至

山半棄薪而退六日誘賊矢石殆盡乃然薪焚其柵平之斬首二萬級尋追斬其渠陳弔眼改宣慰浙西復討平黃華於建甯累拜江淮參知政事久之進江西左丞遷福建平章政事與亦黑迷失同副史弼以征瓜哇賜玉帶錦衣甲冑弓矢大都良田千畝明年浮海抵瓜哇亦黑迷失將水軍興將步軍會八節澗瓜哇王女婿土罕必闍耶之請降而求擊葛郎也興與弼爲擊葛郎破之其王哈只葛當走歸國興策之曰瓜哇雖降倘中變而與葛郎合則孤軍懸絕事不可測也弼遂與興及亦黑迷失分三道以進圍其都荅哈城降其王哈只葛當而其子昔刺八的昔刺丹不合逃入山谷興獨帥千人深入虜昔刺丹不合還而史弼亦黑迷失已遣使護土罕必闍耶歸國俟其入貢興深言其失計曰此縱獲狙入林也土罕必闍耶果於道殺使以叛合眾來攻興等力戰卻之遂誅



哈只葛當父子以歸詔治縱瓜哇者弼亦黑迷失皆得罪興以不與議且功多得賜金成宗立復命平章福建政事賜玉帶汀州總管府同知阿里挾怨告興不法召問皆誣爲誅阿里改平章江浙政事賜海東青鶻命其子伯顏入宿衛復賜海東白鶻蒲陶酒良藥命兼樞密副使進同知樞密院事移平章河南政事武宗卽位召見拜左丞相商議河南省事賜以先朝御服皇慶二年薨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梁國公諡武宣元統二年進南陽王子九住泉州總管長壽同知建甯路總管府事忙兀台襲萬戶伯顏同知甯國路總管府事完者都辰州路總管保哥治書侍御史亦黑迷失畏吾兒人也早備宿衛至元九年世祖命使海外至八羅孛國八羅孛者不憐八也十一年偕其國人來朝帝嘉之賜金虎符十二年再使其國事具南蕃傳久之拜荆湖占城行省參知

政事招諭占城召還復使海外師子國觀佛鉢舍利賜以玉帶衣服鞍轡復命管領鎮南王府事會王未能至占城而還二十四年復使馬八兒國取佛鉢舍利浮海阻風行一年乃至得其良醫善藥并以其國人來貢又以私錢購紫檀木殿材獻之嘗侍帝於浴室問曰汝凡幾踰海對曰臣四踰海矣帝憫其勞賜以玉帶遙授爲江淮左丞行泉府太卿二十九年以征瓜哇復立福建行省亦黑迷失與史弼高興并平章政事詔軍事付弼海道事付亦黑迷失仍諭之曰汝等至瓜哇當遣使來報汝等留彼其餘小國卽當自服可招徠之也師至占城於是乃先遣郝成劉淵往諭降南巫里速木都刺不魯不憐八刺刺諸國三十年攻葛郎降其王哈只葛當別遣鄭珪招諭沒來由諸小國皆遣其子弟來降已而瓜哇王女婿旣降復叛事具史弼傳諸將議班師亦黑迷失欲如帝旨



先使人奏弼與興不可遂引兵還帝罪其縱敵與弼同沒家貲三之一成宗還之命以平章政事爲集賢院使兼會同館事請老家居仁宗時封吳國公卒

羅璧字仲玉鎮江人也父大義爲宋將璧年十三而孤長從朱禩孫入蜀累官利州西路軍副總管復從禩孫至江陵禩孫以荆湖降璧亦歸國授管軍千戶屬丞相阿朮收淮軍討欽寇以功領本州安撫事復從都元帥張宏範定廣南賜金符遷廣軍總管鎮金山居四年海盜屏絕徙鎮上海朱清者崇明人也張瑄者嘉定人也清嘗爲富家傭殺人亡命入海島與瑄乘舟鈔掠近境備知海道曲折尋就宋招爲防海義民國兵伐宋瑄有眾數千負海爲橫至元十二年參政董文炳遣招討使王世強招之降丞相伯顏旣平宋遣清等載宋庫藏圖籍自崇明泛海入大都授千戶復以從

收宋二王功授沿海招討使當是時朝廷已仰給江南之漕而河道未卽通利十九年伯顏憶昔泛海之效乃請於朝議造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抵直沽以至京師命璧及清瑄領之璧首部漕舟由海洋抵楊村入都不數十日賜金虎符進管軍萬戶仍兼海運事初清瑄之懼捕逃海也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形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直不逢淺角識之及治海漕乃運自平江劉家港入海過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嘴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甯府東海縣過膠州牢山至延真島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西行至九皋劉公島過登州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收入界河計水程自



上海至楊村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兩月餘始抵直沽二十三年以清瑄並爲海道運糧萬戶復以勞遙授宣慰使清等言山東宣慰使樂實所運江南米陸負至淮安入海歲止二十萬石乞罷膠萊海道萬戶府而以漕事責臣當運三十萬石從之二十四年乃顏反璧復以漕舟至遼陽浮海抵錦州小凌河至廣甯十寨諸運賴以濟加昭勇大將軍二十五年督漕至直沽倉潞河決水溢幾及倉壁樹柵率所部畚土築隄捍之遷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璧請兩淮荒閒之田給貧民耕墾三年而後量收其入從之歲得粟數十萬石遷海北海南宣慰使都元帥於是清瑄專司海運二十八年又從清瑄請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二人各任之明年清等以海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至三沙揚子江過扁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

水洋至成山過劉家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收進界河口道差徑直後三十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入黑水大洋北望延真島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過沙門島放萊州大洋進界河始進避沙礁之險一歲之中往返兩運焉然清瑄起自海盜及富貴恆驕汰不法凡沿海富有良田美宅者輒挾圖之不予卽誣以罪久之父子位益通顯宗戚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廩藏倉庾相望車馬填巷僕從佩金虎符爲萬千戶者數十人多以金帛結貴近故過不上聞有何某其故人也力諫之清瑄不聽而朝廷亦重其功元貞元年有飛書言清瑄懷異圖者詔慰勉之尋增河南江西各參政一員以處清瑄大德三年除璧饒州路總管改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山海獠夷負固反側乃誘致諸洞



蠻夷酋長假以官位曉以禍福由是咸帥眾來歸除都水監改正奉大夫通州復多水患鑿二渠以分水勢又浚阜通河而廣之歲增漕六十餘萬石奉命括兩淮屯田得疾歸鎮江卒六年中書言清瑄屢被人言乞罷職徙其諸子官江南者於京尋江南僧石祖復進告清瑄不法十事命御史臺鞠問得實皆坐誅妻子流遠方仍籍其家拘其軍器海舶等物中書平章以下皆以賂故治罪其後至大三年竟復用清子虎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區田百頃給之

論曰世祖征日本安南皆不服阿剌罕阿塔海死唆都來阿八赤戰沒而不能用張禧也觀禧之因勢制置蓋可知矣向使以史弼高興亦黑迷失征瓜哇之師薄洮江與鎮南夾攻安南無葬所矣若占城緬皆坐孤軍獨進也故航海亦難矣羅璧清瑄倚倚島嶼肘腋之間而以漕運爲功况攻戰於萬里之外驚濤駭浪中乎然自弼興還而履海如夷矣



貴州王澤翰

門人

祁陽曾南屏

刊

門人曾紀培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六十四

元書卷六十五

邵陽曾廉譔

許國禎劉哈刺八都魯鐵哥禿堅不花王伯勝列傳第四十

許國禎字進之絳州曲沃人也祖濟金絳州節度使父曰嚴榮州節度判官皆業醫國禎傳其世業兼通經史金亂避地嵩州復寓太原世祖在潛邸國禎以醫徵至瀚海畱掌醫藥莊聖太后有疾國禎治之刻期而愈乃張宴賜坐太后時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錠如年數賜之伯撒王妃病目治者鍼之誤損其明世祖怒欲坐以死罪國禎從容諫曰罪固當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即誅之後誰敢復進世祖意解且獎之曰國禎之直可諫官也諸王昔班屢請以國禎隸帳下世祖重違其請將遣之辭曰國禎誓盡心報知遇不敢易所事乃不果遣世祖過飲馬湏得足疾國禎進藥



元書 卷六十五  
以苦卻不服國禎曰古人有言矣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已而足疾再作召國禎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斯疾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畱意焉世祖大悅以七寶鞍賜之憲宗三年從征雲南機密皆得參預朝夕未嘗離左右或在告世祖輒爲之不悅九年世祖圍鄂州獲宋人數百族將坑之國禎請止誅凶暴餘皆獲免及師還招降民數十萬口疲餓顛仆者滿道國禎白發蔡州軍儲糧振之全活甚眾世祖卽位錄前勞提點太醫院事賜金符至元二年易金虎符十二年遷禮部尙書國禎嘗上疏言慎財賦正服色明法律嚴武備設諫官均衛兵建學校立朝儀事多施行平日從容論薦皆知名士士亦歸重之不以醫污也帝與諸臣論舊因謂國禎曰朕昔出征同履艱難惟數人在耳遂拜集賢大學士進階光祿大夫每進見帝呼爲許光祿而

不名由是內外皆以許光祿呼之進翰林集賢大學士卒時大臣非勳德隆重罕得贈諡特贈國禎金紫光祿大夫諡忠憲人以爲榮後加贈推誠廣德協恭翊亮功臣翰林學士承旨上柱國薊國公初國禎母韓氏亦以醫事莊聖太后又善調和食味稱旨凡四方所獻珍膳旨酒皆命掌之太后閱其勞賜以眞定宅一區歲給衣廩終身國禎由是家焉子辰

辰字君黼幼事世祖於潛邸賜名曰火魯火孫使從許衡學入備宿衛忠慎小心嘗因事忤旨欲罪之帝尋悔謂近侍鐵哥曰自今汝二人結爲兄弟有譴責則更相進諫乃置金酒中賜二人飲以爲盟亦命東宮臣善慶奴與同飲金酒防太子譴怒則互諫也俄除禮部尙書提點太醫院事賜日月龍鳳文綺衣二襲改尙醫太監帝嘗命畫工寫其像賜之轉正議大夫仍提點太醫院事每外



元書 卷六十五 二  
國使至必命與之語辭理明辯莫不傾服有竊大安閣禮神幣者將誅之羣臣莫敢言展獨諫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於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帝卽命釋之展與丞相安童善國政多所贊畫桑哥忌之數譖於上帝不之信桑哥敗繫於左掖門帝命展往唾其面辭不可帝稱其厚賜以白玉帶曰以汝明潔無瑕類此玉也成宗卽位遷右承行太常卿力辭乃命署太常事俄改陝西右丞時關中饑卽發倉粟賑之不俟命下明年旱禱於終南山而雨歲以大熟民皆畫像祀之展不事生業田宅皆上所賜有足疾不能行仁宗以先朝舊臣特敕乘小輿入禁中咨訪之後以益弱使就其家問焉特授榮祿大夫大司徒食其祿終身卒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光祿大夫陝西平章政事上柱國趙國公諡僖簡  
劉哈刺八都魯河東人也世業醫至元八年世祖駐蹕白海以近

臣言得召見世祖謂其目有火光異之畱侍左右初賜名哈刺斡脫忽赤擢太醫院管勾十七年別里帖木兒王奉命討河平王昔里吉帝謂之曰當行者多避事汝善醫復習騎射能從行乎對曰事君不避難臣不行將何爲卽請受甲備一戰士帝曰醫汝事也甲不可得惟賜以環刀弓矢裘馬將行聞母疾請歸省帝命給之驛旣見母不敢以遠役告母亦微知之曰汝第行我疾安矣遂卽辭去忍淚不下而鼻血暴出數里弗止馳至王所一日獵於野有狐竄草中王射之不中哈刺八都魯一發中之王大喜奏爲其府長史及將戰請甲王曰上不與汝我敢與乎因使領輜重哈刺八都魯曰丈夫當效命行間乃守營帳如婦人耶見有甲者飲以酒貨而取之明日被以往王見其介而馳使人走問之免胄曰我也中道三遇賊射之皆不中王喜甚解衣衣之曰此所以識也師次



金山路隘頓兵未能進脫忽大王通於昔里吉遣使來誘王曰願得一見王覺其詐遂出其不意進擊大敗之並乘勢擊破昔里吉王乃命哈刺八都魯獻俘行宮帝見其瘠甚輟御膳羊豕以賜既拜受先割其美者懷之帝問之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今歸母幸存請以君賜遺之帝嘉其志命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其母以功授和林宣慰使與宣慰使怯伯俱之官二十六年海都犯和林北安王使報怯伯率其民避去怯伯大懼哈刺八都魯知怯伯有二心遂潛遁與探馬赤千戶忽刺思遇從騎百餘人問之曰吾在海都軍中聞怯伯反惟宣慰脫身歸報天子我故追以來哈刺八都魯察其誠與之謀結陣乘高立於西南令之曰吾將往責怯伯汝曹皆勿動見吾執弓而起卽相應也既見怯伯怯伯爲盛言海都之令以威之哈刺八都魯詭辭自解得閒疾呼忽刺思整陣以出怯

伯遣騎來追屢拒卻之道遇送軍裝者因護之至鹽海及入見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耶命與酒饌更其名曰察罕幹脫忽赤賜鈔五千貫頓首辭謝乞以所賜與同來者帝特命受之而命中書定其同來者之賞有差二十七年遷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奏曰臣累戰而歸衣裘盡敝河東臣故鄉也願乞錦衣以爲榮帝以金織文衣賜之居二年召還帝諭之曰自此而北乃顏故地曰阿八刺忽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兀速憇哈納思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之名其城曰肇州汝往宣慰仍別賜汝名曰小龍兒或曰哈刺八都魯汝可自擇之對曰龍非臣下所敢承帝曰然則哈刺八都魯可也復賜以繡衣玉帶遣之既至定市里安居一日得魚九尾皆千斤遣使來獻俄召還三十一年春世祖崩太傅伯顏奉皇太后旨命之曰東方汝嘗鎮之今以屬汝勿俟制命乃以爲咸平宣慰



使元貞元年召爲御史中丞行至懿州病卒

鐵哥一曰帖可伽乃氏怯失迷兒人也父幹脫赤與叔父那摩俱學釋氏旣而俱東謁太宗太宗禮遇之定宗師事那摩以幹脫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尊那摩爲國師授玉印總天下釋教幹脫赤亦貴用事領怯失迷兒萬戶奏曰怯失迷兒西陲小國尙未臣服請往諭之詔偕近侍以往其國主不從怒而殺之憲宗爲發兵誅其國主事在西域傳後贈幹脫赤代國公諡忠遂初幹脫赤死鐵哥甫四歲從那摩入見帝輟雞以賜鐵哥捧不食問之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一雞世祖卽位鐵哥年十七召見命備宿衛先是世祖事憲宗甚親愛後以讒間那摩爲圓合之至是召鐵哥曰吾以酬國師也帝悅鐵哥詔爲擇貴家女妻之辭曰臣母漢人願得漢人女臣不敢傷母心也久之日益親密授尙膳監賜第大

明宮之左遷同知宣徽院事改司農寺達魯花赤嘗從獵獵人射免誤殺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以償畜刑太重矣帝驚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牧人有以盜割駝峯獲罪亦以鐵哥救免時司農供膳有司多擾民鐵哥請立供膳司桓州饑民鬻子女鐵哥請以官帑贖之皆從之鐵哥性仁厚然沈敏有智略從世祖征乃顏至撒兒都魯其將塔不歹兵奄至眾頗懼鐵哥曰昔李廣一將尙能以疑退敵况萬乘之主乎今眾寡不敵不得地利當設疑以退之於是帝燕坐鐵哥進酒塔不歹恐有伏遂引去帝賜以金章宗玉帶居數歲拜平章中書政事成宗立賜之特厚他日又賜以瑪瑙椀曰此先帝所御今賜卿以卿久侍先帝也大德三年乞解機務仍遙授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見鮮有知典故者帝曰惟鐵哥知之俾專其事凡廩餼金帛之數皆遵世祖舊制



七年復拜平章政事十年丁母憂詔起復如國制遼王脫脫入朝從者執兵入大明宮鐵哥劾止之王懼謝武宗卽位遙授右丞相領度支院賜江州稻田五千畝有言甯王闊闊出謀不軌鐵哥廷辯其誣得免死流高麗仁宗立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乃請召甯王還許之皇慶二年命詣高安寺祀世祖感疾其歲薨賜賻有加敕有司治喪事贈太師上柱國秦國公諡忠穆加贈推誠守正佐理翊戴功臣延安王易諡忠獻子忽察淮東宣慰使平安奴太平路達魯花赤也識哥同知山東宣慰司事虎里台同知真定總管府事亦可麻同知都護府事重喜隆禧院副使孫伯顏仕至中書平章政事

秃堅不花姓賈氏大都大興人也自其曾祖昔刺以庖人事拖雷太子世祖在潛邸知其重厚預謀帷幄及卽位佩以金符使提點尙食尙藥局事兼領進納御膳生料祖丑尼方幼時世祖愛之嘗坐之御席旁及長從征大理躍馬入水以斫戰船帝奇其勇而戒其輕銳父虎林赤嘗出家名馬以佐軍命佩大父金符仍提點二局歷尙膳使兼司農帝嘗問治天下何爲本日重農爲本何爲先曰用賢爲先用賢則天下治重農則百姓足帝深然之超拜宣徽使辭改僉院事卒三世皆加贈功臣三公開府上柱國國公虎林赤至進臨汾王秃堅不花襲世職復爲提點從征乃顏連戰皆疾馳入陣奮擊之及叛者請降眾議以爲親犯王師必誅之秃堅不花獨言殺降不祥乃赦其死擢秃堅不花同僉宣徽院事成宗卽位諸王會於上都其宴享之節及日頒芻餼例得賜予皆出宣徽秃堅不花董之皆如禮制帝喜授同知宣徽院事居數歲宿衛之士以日食充足歲賜以時皆服其公共言於帝賜珠袍拜宣徽使



辭曰先臣服勤三世矣位不過僉佐臣何敢有加於先人乎帝嘉其能退讓怯綠連部大雪奏買駝馬補其死損出衣幣於內府身往給之全活數萬人還賜七寶笠武宗立遙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復州新軍萬戶府達魯花赤復出金帛以給北邊軍士使禿堅不花往卽軍中與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諸部大悅拜宣徽使出內藏兼金帶賜之爲同官賈廷瑞所疾廷瑞請以宣徽院爲門下省省臣奏廷瑞擅易官制帝大怒欲殺之禿堅不花力諫不可帝曰賈廷瑞毀卿不直一錢卿何營救耶對曰廷瑞所坐不當死不敢以臣私隙誤陛下失刑廷瑞遂得免帝訪羣臣以治道禿堅不花以爲治國安民之實在於生財節用而已帝嘉其言仁宗時朔方復風雪爲災禿堅不花請振之如大德時且出私家馬二百匹以爲助禿堅不花知治體不爲出納之吝飲食人必均

恤災尤殷殷而時方濫賞致用不足禿堅不花欲匡其失持之頗堅鐵失王廷顯皆同官也帝特賜鐵失海船禿堅不花曰此軍國所資上不宜賜下不宜受帝賜廷顯玉帶廷顯欲取太官錢一萬五千緡充其價又執不可由是怨之者眾英宗立鐵失竟譖殺之鐵失以大逆伏誅事乃白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冀國公諡忠隱後進封冀安王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也兄伯順給事內廷世祖親幸之因以弟入見時年方十一廣頹巨鼻狀貌屹然帝謂伯順曰此兒當勝卿可名伯勝伯勝入宿衛供使令帝以其進盥水溫冷適宜曰此兒他日必知爲政達人情矣至元二十四年從征乃顏以功授拱衛直都指揮使初拱衛直隸教坊衛卒多市井無賴竄名焉伯勝則盡募良家子易之大德五年扈駕上都天久雨夜聞城西北有聲如



戰鬩然伯勝帥衛卒百人視之乃大水暴至立具畚鍤集土石墮  
罅以塞門分決濠隍以泄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知丞相完澤以  
聞帝嘉之後以侍成宗疾忤安西王出爲大甯路總管伯順亦出  
爲梁王傅武帝卽位拜大宗正府也可札魯花赤刑部尙書加右  
丞拜大都留守兼少府監大都土城歲必衣葦以禦雨日久土益  
堅勞費亦益甚至是伯勝奏罷之仁宗立拜遼陽平章政事遼陽  
省治懿州州敝陋民不知學伯勝始至爲增郡學弟子員擇賢師  
以教之使客至無所舍皆館於民民苦之伯勝乃擇隙地爲館廡  
度閒田百頃募民耕種以廩餼之歲大旱伯勝齋戒以禱卽雨人  
謂之平章雨復召爲大都留守遼陽民狀其行事言於中書乞留  
伯勝不報民涕泣而去英宗賜以金虎符爲武衛親軍都指揮使  
兼大都屯田事仍大都留守詔監修文武樓榭咸甯殿建大廟泰

定三年以疾卒贈翊忠宣力保惠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  
國薊國公諡忠敏子恪僉宣徽院事馬兒襲武衛親軍都指揮使  
孫善果襲伯順官至大司徒

論曰漢唐以來醫卜方伎入禁近者鮮克有終國禎以忠諫哈刺  
八都魯以節槩著斯亦難矣尙書曰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勤  
相我國家蓋必至左右近習屏絕狎昵而發其英奮之氣蒸蒸然  
爲名臣從容納規於內立循績於外非誼辟不至此也世祖於是  
乎爲能作人矣若夫石抹明里曲出之流徒以恩澤致位或據台  
鼎橫被恩私鵜梁濡翼又何稱焉



曾邑肇  
刊  
曾文謨  
門人曾淑身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六十五

元書卷六十六

邵陽曾廉撰

世祖九王列傳第四十一

世祖皇帝子十一人明孝太子真金昭睿順聖皇后出也其曰朵而只歹王曰秦王忙哥刺曰北安王那木罕曰雲南王忽哥赤曰愛牙赤大王曰西平王奧魯赤曰甯王闊闊出曰鎮南王脫歡曰忽都魯帖木兒王史皆失其母氏號朵而只歹王無嗣又宏吉刺南必皇后生鐵蔑赤早殤史不錄

明孝太子真金中統二年封燕王領中書省事三年守中書令四年兼判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命署敕十年冊立為皇太子仍兼省院令判其歲詔立宮師府設官屬三十八人復命以侍衛萬人益東宮太子命王慶端董士亨選其驍勇教以兵法時閱試焉方東



宮新作香殿工請鑿石池以流觴太子曰汝欲我爲酒池肉林耶十六年詔參決朝政太子明於聽斷而小心敬畏天性仁孝世祖偶違豫卽憂形於色十八年昭睿順聖皇后崩太子勺飲不入口設廬帳居之髣髴古禮其歲命行邊駐師稱海冬還朝太子平居習射之暇嘗與諸王侍臣講論經蘊政要從容往復苟有允愜未嘗不灑然動容也是時天下混一已累年國人皆就蒙古學鮮有通漢人文字者太子自少從姚樞實默受孝經獨潛心經典中庶子必伯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令入學逾年又見太子問讀何書以蒙古書對太子曰汝入蒙古學耶非我意也其亟入胄監時國子司業則長史耶律有尙也孔洙自江南入朝太子責張九思學聖人之道不知有聖人之後其親重儒臣無異寒素當時朝廷名德及布衣節行之士若董文用楊恭懿王恂劉因太子皆引在師

友之列事各具其傳中太子嘗有疾帝臨幸親和藥以賜之復命侍臣李眾馳禱嶽瀆名山大川太子戒其所至毋煩吏送迎重擾民也及詔以龍興爲太子食邑太子喟然曰安得治民如邢州張耕者乎於是召宋術大選署守長凡民官課司溢額之獻皆罷去之其仁愛不黷貨如此尙書省之立也太子以其地不可爭然阿合馬盧世榮桑哥皆所不喜故王著僞稱太子令以殺阿合馬世榮被誅桑哥以太子有言箝口不敢救竟以是爲羣小所憚會南臺御史以帝春秋高請內禪中臺懼不敢以聞而阿合馬黨荅卽古阿散欲因以危太子索其章甚急賴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及丞相安童入言狀帝怒乃少解然太子遂以憂懼致疾二十二年十二月薨年四十三明年元旦帝爲罷朝賀天下悼之三十年諡曰明孝太子子三人晉王甘麻剌荅刺麻八刺太子成宗皇帝成



宗卽位追尊爲裕宗文惠明孝皇帝

晉王甘麻刺至元中命鎮北邊甘麻刺質實寬厚分給將士飲膳皆均然與海都篤哇戰亦未有殊功二十七年乃封爲梁王授獸紐金印俾鎮雲南甘麻刺赴鎮所過州郡從卒馬駝之屬甚眾未嘗橫取於民人以是稱焉二十九年改封晉王別賜金印復鎮北方統領太祖四大斡耳朵及軍馬韃靼國土明年詔置內史府以寵異之三十二年世祖崩奔赴上都時諸王駙馬咸會甘麻刺以爲世祖旣授成宗以皇太子舊寶則天位已定遂自請歸藩於是成宗立爲皇帝元貞初王府屬官審伯以老請用其子代甘麻刺曰惟天子所命二年忻都言晉王有異圖鞫之無驗帝命誅忻都甘麻刺恭謹小心甚爲朝廷所重大德六年薨子二人泰定皇帝梁王松山湘甯王迭里哥兒不花仁宗時詔追諡爲獻武王以南

康六萬五千戶食其子孫泰定帝卽位乃尊爲顯宗光聖仁孝皇帝文宗之立紉之事各在其紀中

梁王松山至元三十年封以鎮雲南賜以其父梁王印元貞二年元江賊捨資擾邊松山命怯薛歹等平之大德四年順元宋隆濟反松山遣行省平章政事幢兀兒討之多所斬獲九年詔松山無與雲南行省事松山有風疾至大二年乃封鐵木兒不花子老的罕爲雲南王代松山鎮雲南松山薨子王禪延祐七年英宗乃復封爲雲南王賜塗金駝紐印命之鎮泰定元年進襲梁王仍金印獸紐食益陽六萬五千戶命鎮撫北邊整飭斡耳朵事旣而天順帝立懷王據大都王禪帥師及燕鐵木兒大戰居庸昌平間兵敗爲所殺事具燕鐵木兒傳子帖木兒不花亦省稱帖木兒王禪進梁王時卽襲封雲南王明年召赴上都至順元年文宗流之於吉



陽其後史失之

湘甯王迭里哥兒不花亦省稱帖里不花大德十一年武宗立封北甯王賜金印螭紐明年命駐防和林至大四年仁宗詔食以湘鄉六萬五千戶改號湘甯置王傅薨子八刺失里至治三年泰定帝命嗣封其元年出鎮察罕腦兒命罷察罕腦兒宣慰司而立王傅府以翼之後改鎮斡羅思未行復命還察罕腦兒天順帝立懷王據大都以拒天子八刺失里帥師入援擊破冀甯路大都兵退守故關會上都陷天子死社稷八刺失里無援引還次馬邑遂爲大都將也速迭兒所襲執死之封絕

答刺麻八刺太子以皇孫爲世祖及皇后所鍾愛封於懷二十八年詔出鎮其國世祖爲求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前太子家丞王倚從行至趙州從卒有伐民桑棗者答刺麻八刺怒杖卒以懲衆世祖聞之大悅未至鎮以疾召還明年帝北幸留治疾京師薨子三人魏王阿木哥武宗皇帝仁宗皇帝武宗卽位追尊爲順宗昭聖衍孝皇帝

魏王阿木哥答刺麻八刺太子長子而庶出也故不爲後成宗時駐防甘肅大德六年命籍河西甯夏善射軍隸之至大初封王魏賜金印獸紐置王傅仁宗立敕諸王朝會後至者皆如常賜阿木哥來朝帝謂中書曰朕與阿木哥同父朕不撫育彼將誰賴命厚賜之他勿援例皇慶元年復命食慶元六萬五千戶自是數有賞賚延祐五年以罪貶高麗時有術者趙子玉以爲阿木哥名應圖讖乃結七人潛謀備兵器航海往取之行次利津事覺七人皆誅命收阿木哥魏王三傅印後徙居大同泰定元年召還薨子七人曰脫不花大王曰蠻子大王曰西靖王阿魯曰魏王孛羅帖木兒



元書 卷六十六 四  
曰唐兀台大王曰荆王荅兒蠻失里曰孛羅大王阿魯至順元年封二年出鎮陝西孛羅帖木兒史失其封年至正十三年出師討賊軍汝亳以嗜酒疏戰備爲賊所劫執遇害荅兒蠻失里亦曰荅里麻失里至正十四年以荆王脫脫木兒無嗣乃命續王荆代鎮永昌

秦王忙哥刺亦曰忙安亦曰忙阿刺亦曰忙兀刺至元九年封安西王賜金印纁紐鎮長安以京兆爲分地而駐兵六盤河西土蕃四川皆屬焉十年進王秦換獸紐印以府在長安者爲安西而名六盤爲開成皆聽爲宮邸分冬夏以居並置王相府忙哥刺頗能任賢納諫趙炳爲京兆尹其後爲相痛繩王府吏卒忙哥刺喜其能用法賞之炳以爲積逋不可急徵并以已徵者用充軍資以免重賦忙哥刺皆從其言秦民大悅其後帥師北征兀刺海十五年

師還十六年王相李德輝招降合州忙哥刺實主其議故東川行院極欲殺張立而立得不死明年薨罷王相府十八年給忙哥刺後以吉安六萬五千戶子二人曰阿難荅曰按檀不花阿難荅嗣封安西王三十年設安西王王傅四人給斷事官印元貞元年阿難荅請仍設王相府明年復請之成宗以爲違世祖制不許復命姑從其請設相惟行王傅事而賜阿難荅以甲冑鎗櫓弓矢橐鞬十五萬餘事命鎮和林大德七年叛王篤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請息兵命安西王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待其來世祖諸王自明孝太子外惟忙哥刺恩寵獨異得受世祖舊分地封一字王而阿難荅亦爲立衍福司秩四品阿難荅又以總兵和林與諸王明里帖木兒也只里相接納當時親屬聲望衰然爲首大德十年成宗久有疾皇太子德壽已薨皇后及左丞相阿忽台因謀援立阿難



荅十一年阿難荅入京師成宗崩仁宗入臨右丞相合剌合孫與仁宗謀以計緩阿難荅而執之其歲阿難荅及明里帖木兒也只里皆賜死事在武宗紀阿難荅子曰月魯帖木兒時或言安西王當立後太子詹事丞王約曰安西王以何事誅而爲立後乎議遂寢至治三年月魯帖木兒竟與鐵失逆謀泰定帝初以月魯帖木兒續封安西尋卽討其罪流之雲南至順三年復坐與國師沙津愛護持必刺忒失里其謀不軌誅死按檀不花亦曰按梯不花亦曰按忒不花初阿難荅旣封安西按檀不花遂自佩秦王印署王傳設斷事官尙書省言其非制世祖乃命悉罷所設官而以秦王印上於朝其後至治三年與鐵失謀逆而首與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迎泰定帝於怯綠連河未幾泰定帝流之於海南死北安王那木罕亦曰那沒罕亦曰南木合至元三年封北平王賜

金印螭紐十年給甲一千命立軍器永盈二庫分典弓矢甲冑其歲及孛兀兒出王討聶古伯平之十二年詔出鎮阿力麻里是時海都篤哇兵最强帝乃命右丞相安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王行邊明年河平王昔里吉復煽西方諸王以叛十四年安童方進討禾忽大王還鎮昔里吉猝以兵入阿力麻里執那木罕及安童十九年昔里吉爲其兄子撒里蠻王所執那木罕乃歸其歲改封爲北安王別賜金印復鎮北邊二十三年命食臨江六萬五千戶明年置王傳數歲薨無子封絕仁宗時諡爲昭定王泰定初奉王像於高梁河寺

雲南王忽哥赤至元四年封賜金印駝紐命鎮大理鄯闡茶罕章赤秃哥兒金齒等處立王相府七年至鎮是時大理宣慰使都元帥寶合丁專制歲久有竊據之志忽哥赤來乃陰與王傳闕闕



帶結共圖王闊闊帶受其厚賂寶合丁乃陽爲設盛宴享王而酖之其夕忽哥赤斃事覺明年寶合丁闊闊帶皆伏誅子曰也先帖木兒十七年襲封二十四年督軍征緬甸遂留鎮蒲甘明年復還鎮大理至大二年改封營王都興中皇慶元年命食福州萬三千戶致和元年懷王反興師同遼東平章政事禿滿迭兒勤王克遷民鎮至於上都敗歸其子無聞或曰也先帖木兒子二人曰脫歡不花太子曰脫魯太子以從上都都不王延祐元年嘗振營王支屬貧乏者糧兩月史不言支屬何人初忽哥赤沒後至元十一二年閒鎮雲南者有宗王脫忽魯又相吾答兒王至元二十年督雲南兵征緬事在南蕃傳史亦未詳其所出其後雲南諸王有塔失不花禿堅不花皆能效忠於天順初文宗據大都雲南皆不義文宗所爲故兩徵雲南左丞相也兒吉尼不至旣而也兒吉尼知上都

不守意頗變塔失不花禿堅不花與平章政事馬忽思等集眾五萬逐也兒吉尼也兒吉尼自八番走入都文宗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尋知樞密院事禿堅不花者亦省稱禿堅尤傑摯至順元年乃帥萬戶伯忽阿禾攻中慶拔之殺廉訪司官執左丞忻都等迫署文牘俄攻破仁德馬龍及晉甯遂稱雲南王伯忽爲丞相阿禾古剌出爲平章政事示抗新命其歲烏蒙烏撒羅羅諸蠻皆降禿堅文宗乃命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鎮西武靖王搠思班等徵西南數省之師分道進攻伯忽戰死明年阿禾亦敗死禿堅猶拒戰於伽橋古壁口力戰不能勝遂棄中慶固守澂江必刺都迷失及必刺都古象失皆禿堅弟也豫王阿剌忒納失里自八番進兵必刺都迷失僞降於豫王而反圍之古剌出又出軍掩襲各路軍雲南平章政事乞住妻子孳畜皆掠以去久之各路軍始集禿堅兵敗



不知所終必刺都古象失作柵於澂江海中山上蒙古軍以雲梯登其山破其柵必刺都古象失舉家赴海死焉又殺禿堅弟二人子三人史皆失其世至正之末又有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鎮雲南或曰忽哥赤之後也把匝刺瓦爾密嘗敗明玉珍之師順帝北行猶遣使自塞外達行在後爲明沐英所破走晉甯先沈其妻子於滇池乃自經死亦不知其何時受封梁王也

愛牙赤大王亦曰愛牙哈赤亦曰愛也赤世祖命以兀刺海爲分地二十四年乃顏反勢都兒王與相應舉兵犯咸平愛牙赤奉命及遼陽宣慰使塔出進討宣慰使亦兒撒合分兵趣懿州其黨悉平明年愛牙赤請以所部屯田咸平供餉饋備合丹焉後數年薨子二人曰阿木干大王曰孛顏帖木兒王阿木干大王大德五年薨皇慶元年詔以邵武萬三千六百戶食愛牙赤子孫阿木干子

曰也的古不花王亦曰也忒古不花泰定三年帝幸上都命與平章政事兀伯都刺居守其後事史失之孛顏帖木兒王亦曰不顏帖木兒泰定元年出鎮闊連東部

西平王奧魯赤亦曰奧魯只至元六年封賜塗金駝紐印九年命征建昌落蘭蠻明年破之禽其酋建蒂建昌降十一年諸王篤哇反威遠王阿只吉守別失八里奧魯赤帥師援之皆敗篤哇遂圍穴州久之乃解明年復征土蕃敕秦王忙哥刺諸王只必帖木兒駙馬昌吉分遣所部蒙古軍從征三十年復以萬人西討大德九年命食南恩州萬三千六百戶武宗時薨子二人曰鎮西武靖王鐵木兒不花曰西平王八的麻的加鐵木兒不花始世祖命駐營亦奚不辭至元二十三年吏言皇孫駐亦奚不辭而給餉自四川遠且不便乃命徙居重慶大德元年封鎮西武靖王賜塗金駝紐



元書 卷六十一 八  
印子二人曰雲南王老的罕曰鎮西武靖王搠思班老的罕亦但稱老的至大二年封爲雲南王代梁王松山守雲南賜駝紐金印是時大理段氏世襲總管而雲南王府官僚數凌藉之遂有隙老的罕至段氏襲者曰光老的罕攻破其軍延祐二年來朝後數歲薨子三人曰豫王阿忒思納失里曰乞八大王曰亦只班大王阿忒思納失里亦曰阿刺忒納失里亦曰阿刺納失里泰定時鎮沙州至順元年命鎮西蕃封豫王賜獸紐金印二年乞八言臣每歲扈從甚費臣兄豫王阿忒思納失里臣弟亦失班歲給鈔五百錠幣帛各五千疋請視其例許之亦失班者亦只班也嘗鎮浙西其後事史失之搠思班大德時已襲父封命徙鎮脫思麻撫治土蕃延祐六年諸王也先不花入寇幹端詔搠思班討之師還復討西蕃參卜郎皆以功著泰定三年階州土蕃反搠思班遣臨洮縣元

帥蓋蓋諭降之四年同不賽因王獻文豹西馬佩刀珠寶朝廷賞賚有加搠思班驍果名能兵文宗之立四川雲南皆不服之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遂發兵拒命天祿二年來乞師於搠思班搠思班不應以兵守關隘俄詔搠思班調兵及湖廣行省兵進征囊加台事平明年而雲南諸王禿堅及萬戶伯忽阿禾復不奉詔乃命搠思班及豫王阿刺忒納失里分道進兵搠思班出自羅羅思渡金沙江直趣中慶擊敗阿禾軍阿禾僞降而潛師來襲搠思班及雲南右丞躍里帖木兒連戰大破之斬阿禾遂克雲南後數年薨子黨兀班亦曰黨兀巴後至元三年西蕃賊起黨兀班遇害六年詔以黨兀班太子禽賊阿荅里胡身沒王事追封涼王謚忠烈其後有鎮西武靖王卜納刺降於明史失其世八的麻的加亦曰八的麻力鐵木兒不花既別封鎮西乃以八的麻的加襲封西平王



八的麻的加子曰貢哥班亦曰管不八復襲西平王  
甯王闊闊出至元二十六年封甯遠王賜塗金龜紐印尋命總兵  
北邊大德三年受代還武宗立進位爲甯王換金印獸紐至大三  
年有言闊闊出及越王禿刺子阿刺忒納失里謀不軌者當誅平  
章政事鐵哥明其誣廷辯之闊闊出由是免流之高麗皇慶元年  
鐵哥復進言世祖子惟甯王在宜賜還乃召之還賜之金束帶及  
銀鈔未幾薨子二人曰辭徹禿曰阿都赤辭徹禿亦曰徹徹禿以  
延祐七年英宗封爲甯遠王至治三年復封爲甯王泰定三年以  
永福萬三千六百戶食闊闊出子孫命辭徹禿置王傳至順二年  
與諸王沙哥皆坐妄言不道安置廣州沙哥雷州三年太師燕鐵  
木兒爲之陳請得還本部薨阿都赤泰定三年封綏甯王賜塗金  
駝紐印辭徹禿薨遂襲兄位爲甯王

鎮南王脫歡至元二十一年封賜螭紐金印鎮鄂州脫歡有才氣  
世祖欲圖南海諸國命脫歡帥師以征占城假道於安南安南拒  
命則並擊之安南虛其都給脫歡入而潛師還攻脫歡不克而還  
荆湖左丞李恆占城右丞峻都皆死事具恆及峻都傳二十四年  
再征安南亦弗克湖廣右丞阿八赤死焉事具阿八赤傳脫歡凡  
兩興南征之師皆失在不急擊預絕其入海之路亦會地氣瘴癘  
不可久居故卒無功然帝愛遂衰命徙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大  
德五年薨子三人曰老章曰蠻子曰不荅失里老章嗣封鎮南王  
時老章頗好嬉遊尙書省因言老章出入僭天子儀衛武宗遣官  
往問有驗召老章赴闕仍上其狀會武宗崩仁宗新卽位置弗問  
皇慶元年命以福州萬三千六百戶食脫歡子孫後數年老章薨  
子三人曰脫不花曰寬徹不花曰帖木兒不花脫不花嗣封鎮南



王泰定二年薨子孛羅不花幼以弟帖木兒不花襲天祿二年帖木兒不花請於朝以鎮南王位仍還孛羅不花由是孛羅不花嗣封鎮南王復鎮揚州孛羅不花既襲位元統二年來朝至正三年盜起集慶孛羅不花招鹽徒討平之其歲復命同威順王寬徹不花會湖廣江西省兵以討徭賊十五年四方盜起而揚州守備空虛青巾賊帥張明鑑聚眾淮西轉掠至揚州孛羅不花招降之以爲濠泗義軍元帥俾分屯揚州以備他盜是年立淮南江北行省於揚州然未有官守明年明鑑謀作亂說王曰今天下紛紛朝廷天遠事勢未可知殿下世祖孫宜正大位爲我輩主大則奄有天下小則亦可救饑也孛羅不花仰天大哭曰汝不知大義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廟乎麾其眾使退明鑑因噪而逐孛羅不花以出揚州孛羅不花遂退居淮安以避之未幾趙均用來寇淮安

城陷孛羅不花被執踰月不屈與其妃皆赴水死子曰大聖奴守信州爲陳友諒兵所攻十九年大聖奴迎江東廉訪副使伯顏不花入信其守城陷亦死之

威順王寬徹不花亦曰寬徹普化泰定二年鎮南王脫不花薨朝議選宗室以鎮湖廣山東陝西明年封寬徹不花威順王駐武昌賜金印螭紐設王傅官屬湖廣行省供億錢糧衣裝又日給王子諸妃飲膳恩意甚渥文宗自江陵入大都寬徹不花及鎮南王帖木兒不花應其召皆厚賜之遣還後至元五年太師伯顏矯制召而貶之伯顏尋死明年命仍還鎮子六人曰別帖木兒曰荅帖木兒曰接待奴曰佛家奴曰報恩奴曰和尚始徐壽輝爲亂起蘄春寬徹不花率別帖木兒荅帖木兒討之至金剛臺爲壽輝將倪文俊所敗二子皆被執文俊殺別帖木兒而挾荅帖木兒以行至正



十二年武昌陷寬徹不花以棄城遁奪其印明年湖廣省兵復武昌寬徹不花亦擊賊立功十四年乃命復國以印還之明年接待奴佛家奴報恩奴皆以征倪文俊敗死於漢川寬徹不花走陝西寬徹不花生長富貴習於逸樂始縱怯薛等擾民並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以罔大利爲廉訪司所糾其討倪文俊也猶襲承平時習以大船四十艘並進妃妾皆從水淺而閣故爲文俊所焚五子皆死妃妾陷焉是時文俊猶質荅帖木兒請降以要湖廣平章政事朝臣半欲許之參議省事成遵獨不謂然事具遵傳十六年文俊以降議久格遂殺荅帖木兒於岳州寬徹不花自陝走之滇復自滇蜀轉戰而出二十五年欲之京師爲陝西平章政事李思齊所遮不令行遂屯田於成州薨時寬徹不花子惟和尚在順帝封爲義王日侍左右孛羅帖木兒之犯闕以奪朝權和尚憤甚乃密與帝謀誅之事在孛羅帖木兒傳及順帝北行和尚亡去不知所之

淮王帖木兒不花初泰定三年襲鎮南王天祿二年辭爵是時文宗甚美帖木兒不花之能讓也乃封爲宣讓王賜螭紐金印鎮廬州凡王府官皆班有司之右後至元五年亦爲伯顏所貶後復還鎮至正十一年廬州盜起帖木兒不花及諸王乞塔歹等帥師擊之禽其渠魁天子嘉賚焉十六年命與威順王寬徹不花同防懷慶旣而汝潁之賊南渡帖木兒不花復以便宜調芍陂軍拒之二十四年廬州陷於朱元璋帖木兒不花乃歸京師二十七年進位爲淮王二十八年順帝北行詔以帖木兒不花監國明兵陷京師帖木兒不花死之

文濟王蠻子元統二年封鎮大名後至元二年賜金印螭紐至正



元書 卷六十六  
十一年守河南時汝穎多盜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之師潰於沙河也先帖木兒盡棄軍資器械收散卒北奔汴梁蠻子立城頭遙謂之曰汝爲大將見賊不殺而自潰吾將劾汝此城必不容汝入也先帖木兒乃改屯朱仙鎮其後有不花帖木兒至正十三年襲封文濟王史失其世或曰城上責也先帖木兒者是嗣文濟王也

宣德王不荅失里皇慶二年封

忽都魯帖木兒王世祖時賜銀印龜紐薨子曰阿八也不干阿八也不干子曰八魯朵兒只皇慶元年以泉州萬三千六百戶使忽都魯帖木兒後食焉

論曰明孝太子仁厚英毅向使永年嗣位亦文景之亞也元良亡而國本動矣其後數世屢有覬覦其有莫之爲而爲者歟至於季年孛羅不花帖木兒皆以身殉而把匝剌瓦爾密膏血滇池豈非世祖之遺德遠哉



元書卷六十六

曾宗賜

曾邑肇 刊

曾文謨

門人曾紀瑞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